

南郭文集三編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146

6



文庫11
A1146
6



南郭先生文集三編卷之五



平安 服元喬子遷著

東都 熊元朗華玉輯校

序

送藤貞卿序

長府藤貞卿先是十年請其君而東從吾黨遊慎重
篤學精勤過人貞卿素有恒祿而其君與大夫嘉貞
卿勵志慮其客遊乏資益厚給之得以學焉未幾壬
子歲海西諸國蝗飢長府亦以災儉尋召貞卿還既

南郭先生文集三編

卷之五

嵩山亭序



而踰年豐稔歲復貞卿乃得請復東治行以舟其裝臨將道海也慨然而誓曰予所不志業成以報吾君恩而復道於此而西者有如海水乃舉室而發遂再與吾黨二三子日夜益相切磋執志益固講業愈進行且成矣會長府先疾即世其所善大夫亦卒俄而其國召貞卿還貞卿不得復請今年將復束其裝携室而西忽忽來辭於余貞卿慎重口雖不言余也亦見其心若有弗懌豈以素志之厲不圖見挫折乎雖然未必至矣為貞卿者又何憂焉乃為之贈言曰

今夫長府距此且三千里越海凌岨不無艱虞而子所再也且携尔妻孥載尔器用財賄而子不憚其煩即已能至矣今之歸者可知也夫學猶行遠之必率志蓋進吾往也人將曰吾志于學而吾難其勞誰能為我視其易易者乎是其人素懦不能奮必且終身匪行邁謀不知易險遠近履涉由己鄙夫可與言也與哉即亦既就業矣始乃未知其所由而岐亦多矣遂又數數懲懼其迷復局促趑趄畫地而行每步必思有之道者儻有得其朋也愈益依憑著心不復自

竭憤排攻苦之力盤根錯節必將待人以解焉而後一識不發三隅不反日聽熒乎仰人之鼻間以進退是奚異乎其或有攸往而尔有車馬弗馳弗驅尔有脛足弗步弗趨苟遇絕險益擬尔跡將伯助予乎即亦不及跛蹇上山不已能至也夫相觀而善良朋多輔然又有羣處則作之離居則輟之者其人必有所恃有所恃而後雖憧憧乎日與游夏往來止益乎從尔思也矣子則然乎勉之哉子之弱足行且至矣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優哉游哉漸以歲月君子進德

修業雖離師輔而不反亦獨乾乾自強而已余之語子者止是為貞卿志者固亦不失為貞卿者又何憂焉

送田大心序

吾徒為學固已贅疣於世矣而曰我退而樂堯舜之道於畎畝之中乎囂囂哉豈以吾有為之而世不吾用寧由茲言飾我道德以成其高乎然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縱令其人足以有為焉至德之世無為為治明明在上濟濟在位民至老死逸樂富厚衣食甘美

以安其俗而已固亦無矣。縫掖空言之徒矣。猶將家
誦墳典律無挾書之畏戶餘陳腐游無浮食之慮乃
得文史星曆與之為伍與醫卜有用之士優游乎
厠太平幸民者不亦樂乎朝不坐政不與進醪飲
食身居蓬戶桑樞窮僻之鄉而獵鬚反脣好語仁
義妄且橫議時世亦足羞也人不可以不樂也亦
不可以不業也華堂層閣彫楹鏤檻非吾居也綺
襦紈袴郵削如刻非吾服也鬪雞走狗六博蹋鞠
扛鼎拚射重賭角逐扼腕暴謔非吾戲也車馬騶
從意氣顧眄揚揚

然赫乎鄉里小兒非吾榮也温淳甘脆珠玉犀象
曼理皓齒遞列更進非吾養與玩也貫貸行賈逐
利千里悅拾仰取貨殖錐刃以起富有非吾能也
三時稼穡耕耘自強肌麤筋脆不辭作勞非吾力
也即亦三墳五典九流百家以為居室朝修夕誦
糜費筆墨以為衣食屬辭比物述作博涉為能為
力試與流俗巧捷之士絜其長短則上無所蒂下
無所根誠亦迂大徑庭無所用之拙哉吾徒為
學何為至今不業乎然而自童既習遂成之性
亦以為自得焉雖則無用終

乃如是以至老死而已矣亦從吾所好也至其所樂無已則曾點舞雩之志不有山水形勝嘯高浴清者乎良辰安懷美景適心而取之不為貪用之不為費乃持無盡索之物以游於無窮之世庶幾足以暢舒其情性已田大心生于平安自未弱冠乃東游事諸侯好學能文游藝吾黨茲年矣今歲以親老辭仕其君西歸平安蓋亦將隱也夫平安帝都昔嘗定鼎乃規億載而不改移是以文物聲名卓犖于天下綬冕所世豪舉所家摺紳學士之所聚會固已論也至夫

山川盛麗以鍾靈秀宕嶽叡嶺北阜南山桂川鴨水吐清納潔其他奇木蒨草林園石泉土何必長安俗何必洛陽昔人所謂一畝之宮上矚青山下聽流水身居閭閻可以與公侯共之者悉有矣余幼離于平安淹恤在東四十年矣以至白首未之能歸則未嘗不日月西顧長吁善哉大心年壯即已歸隱其間不獨健羨有慚吾心而又有以見其志也夫大心既已同志吾徒焉即華堂層閣綺襦紈袴六博拊射車馬揚揚温淳甘肱曼理皓齒不必樂焉貴貸行賈貨殖

雖乃三時稼穡耕耘自強不必業焉亦唯迂大逕庭
雖贅疣於世矣幸遇此時適彼樂國外之乃有山水
形勝安懷適心之助焉內則匡坐彈琴誦讀詩書甘
尔食美尔服優游卒歲即不業奚恤焉是則雖曰當
世親被堯舜之化即樂其道於畎畝之中可也矣且
大心能文無疑不朽則又將使後代知至德之世雖
如是民亦且飽暖安其俗而無恤也即彼宕嶽叡嶺
名山石室所在亦將為大心待其藏焉

贈鳴歸德序

今歲閏月某日加鳴鳳卿秩進其班蓋特恩云鳳
卿字歸德乃過余曰鳳卿小臣幸以小技祇候中秘
書十有五年矣鳳卿與隸小臣耳乃展四體以率其
事猶懼不給而獲罪戾豈敢貪於非分以徼其他唯
是日月未光違顏咫尺歷金門攀玉堂有日矣以為
戴盆何以望天而幸得遭明盛之世仕不諱之朝亦
唯日夜竭吾不肖之力以白狗馬之心已若曰借譽
竊名苟介於人而後可以達焉則退而伏死堀穴耳
以故自守吾拙不跡貴勢之門亦十有五年矣不圖

有今命矣且鳳卿不木承乏文史遂又得以
上恩縱觀中祕書即日夜矻矻繙閱考索以待事亦吾
生平所耽好而冀以此為功勞不素餐萬一有稱
旨不亦大幸乎乃今以此有特恩矣豈不明盛之
世雖小伎末臣錄而不遺者乎是所以為非紛骨之
所能報也今歲春大駕狩于城北乃供帳飛鳥山
山隣王子祠以飛鳥本由王子祠設立其名於是
賜其山王子主祠者永奉其祠且有旨作碑紀其
事主祠者以不習文辭不敢奉命時鳳卿從焉乃

命代撰其文越閏月碑石刻成則永世可以鎮者
嶷然立焉詰朝特恩下鳳卿矣蓋所謂功勞文史
也歸德朔北之產為人弘毅志尚節概而又與個儻
恢廓之士相親善雖袂少年居邑屋者苟有義氣若
才能者必撫而愛之用以令盡其力躬亦專以奉公
立志聞人之善言若見有奇策者乃傾身引薦之唯
恐後冀以供國家用也前後由此有拔為良吏效
績歸德恒言世之好學談玄雖有餘何益乎吾縣官
之務乎尚矣哉古聖人之治今豈猶以為不可行之

南齊書卷之三
卷之三
者乎哉誠有味其言也故有奇策良吏之才者聞之時試焉施行頗有效云是歸德餘事也歸德既以自竭勤力達矣雖亦盛世所明試非其忠誠奉公何以至此乎則士不可以不弘毅者乎

詩書古傳序

古者邈矣而載籍雖多先王所以成人孔氏所以講學四術而已矣其所載於辭以誦讀焉詩與書而已矣學者必折中孔氏而古者邈矣吾何以從夫洙泗斐然之間而親聞其所以裁哉匪獨此焉凡古君子

無不涉詩書而習矣亦皆游泳其中如魚在水是故其所以道事達意者稱引不惑彼此相喻固亦不待訓詁而行焉者審矣左氏傳戴氏記以至管晏孟荀諸外家語斑斑可觀不其然乎是蓋徂徠先生所為援古徵古而發揮經學之意也詩書雜見簡編者自漢以上蓋數十家而不可比視焉先生嘗有志於采輯以察其義不果而太宰德夫精修古經乃因其意旨廣覽之餘隨見而纂焉初先生疾未病即觀其二所始大說以為無尚焉乃命曰詩書古傳遂從通

益成其業且欲疾病已乃序其意而終不起悲夫爾來十有餘年而今歲德夫所業成矣卷凡三十四偉哉大也此非獨繼先生之志而已凡古君子誦讀為常所以道事達意者於是視其所用視其所用而後比類附事意自粲然矣德夫有功於詩書不亦偉大哉學者乃欲遵孔氏所講因以原先王之義有此哉今猶取諸府從此以往世雖後乎尚亦游泳古之教以達先王之道哉瑣瑣焉章句訓詁不與焉命曰傳云者蓋亦古之遺意云先生若在必將發起予也喬亦悲夫先生已逝而不及此業成矣於是序

白華印譜序

忍海上人修道特異見稱法門其所進乎技書画篆刻無運不妙用焉此譜也蓋游戲而已而倒薤懸針籀文科斗獸蹠鳥迹虎爪蟲食以至龍騰雲魚躍淵山嶽配天日月風雷之象夏鼎周彝之所彫瓌奇百出每各異觀譬如一大會場寶相悉現乃發一手指歟何其自在獨其弄奇極巧或疑乏古色余惟書契之興也厥始蓋亦依類取物以相示爾爾後指事會

意孳乳趣變所以六書之體象形率什居七八此非其驗歟以今觀之篆籀雖古古之時不文則已然禮樂美觀莫盛於三代則古之工篆必矣即亦刀筆漆書頗工圖畫而後可觀已上人素善畫乃其意匠所擬雖欲不巧不可得已又何害乎其古焉且近時印篆家相尚纖麗競為意態然此譜一出亦將人人斂手無所施其刀末之技不亦愉快乎外道見天尊神氣盡矣上人游戲自在無所不為已附刻古朴動而愈出哉

送大僧正智恩察公序

先是二十年喬移寓芝南稍稍與緣山諸學徒遊則已聞察公德量寬弘此時公既以耆德第一居緣山學徒三千之首而德宇所覆人樂其豈弟也靡弗以爲如君如父而願安利之矣且聞公精修義學數十年以其自好之篤凡諸學徒無問小大經論長與幼苟有才識可以勵翼其道者公乃休休焉若已有之故有志之徒相勸事之亦自樂其爲善也固已被不言之教而心成者多矣其愛才化人蓋亦天性云亡

幾公初奉朝命，出任幡隨院。喬乃始往謁，則公驩然晤語，一如舊識。乃且觀公舉動，一如故在綠山時。新舊貴賤，泯然相忘，不啻若前所聞矣。淨土門，國家所崇重。國初以來，陞關東所在大刹十八所，定為彼門檀林。各叢學徒，以試論義。其所住，以執綱領，亦皆以朝命進退，而幡隨其一也。既於法門，不為不貴矣。而公猶故也。喬亦未嘗不心醉其德量也。蓋數年，公再奉朝命，移住飯沼弘經寺，賜紫。於是公法位益貴矣。公耆德益劭矣。乃以朝正歲一出都。喬乃復往謁客館，則公猶故也。乃以朝正歲一出都。喬乃復往謁客館，則公猶故也。而今年元文戊午，公乃往主京師知恩之命下矣。且以特旨為大僧正，知恩於彼門，天下總領也。大道場，悉隸屬焉。蓋自天子特加優待云。於是公法貴極矣。喬乃復往謁客館，則公猶故也。似未嘗知身在朱門乎。在蓬戶乎者矣。其徒歡了上人嘗語喬曰：初公在綠山學舍四十餘

乃復往謁客館，則公猶故也。數年，公三奉朝命，移住鎌倉光明寺。於是公法位益貴矣。公耆德益劭矣。乃以朝正歲一出都。喬乃復往謁客館，則公猶故也。而今年元文戊午，公乃往主京師知恩之命下矣。且以特旨為大僧正，知恩於彼門，天下總領也。大道場，悉隸屬焉。蓋自天子特加優待云。於是公法貴極矣。喬乃復往謁客館，則公猶故也。似未嘗知身在朱門乎。在蓬戶乎者矣。其徒歡了上人嘗語喬曰：初公在綠山學舍四十餘

年艸衣糲食貧窶尤甚偶有得施即亦盡散購書而已而居恒蕩蕩然與衆相歡自若也人未嘗見其憂色後住在諸山驅鳥之兒日夜相嬉乎前公對此唯樂爾又山野禽獸往往自馴之至於公在繩牀鳥來止其頂公之天性可知也因此觀之公之泯然相忘不獨貴賤貧富矣乃歲八月諸徒圍繞公駕將奉以西喬乃謂其徒曰夫法門虛玄固非常境所能測則余所不敢贊也然以世視之貧而不憂富而不驕既以為難况公名實不入無假矯飾乃遊心乎德之和

前後如一乎將何以稱之獨聞之外家之言人相忘乎道術尚矣哉公之懸解也且夫知恩者於彼門天下所仰瞻其有不言之教而心成者所及遠審矣唯是公雖極貴既已泯然相忘則無辭可容且其德量寬弘固已為天下所樂易前後數十年亦億萬人所知也今安乎待一介之言乎亦且喬不佞為前後億萬人若天下大小道場喜而言之則吾道亦有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假不作人此之謂乎

春秋世系序

莊子謙作春秋世系諸徵於左氏文獻旁引考索備矣然後視世所有譜書苟偷銜鬻踈謬不可據者蚩鄙益見昔常恨矣杜氏所已集譜第之全不傳於今今乃有此夫子謙有功於左氏非幾乎為癖不能也然此且於子謙緒餘耳而因可以見其學之不苟矣子謙遊吾黨茲年矣頗好深湛之思故於著作之業最得其選而率自退默無所誇矜每與諸子相會稠人廣坐談論焱興子謙獨若無所異者時或乃有一出其所著個儻卓奇坐者屬目故舊益更嘆服新知

乃怪其為人即擴意宇宙銳思毫芒自非深湛潛神其能所得焉哉亦其學之不苟矣又數聞之其藩中多士濟濟方嚮文學衆乃已推子謙尸而祝之不已以故英俊日興輩作國華子謙豈為人人提耳焉哉是之謂化幾乎不言之教則人固有不可測焉者

飛鳥山碑帖序

飛鳥山碑立都下傳稱盛事其所代撰鳴埽德文名日隆紙為之貴而又其書篆楷氣格高古絕無後世輕俊之跡埽德亦不自知其所得即所自稱此且有

神助者也。且碑體高大，石理堅密，青瑩光潤，依質成奇。蓋聞之，歸德所在，采擇獲之，御苑云：故都人士賞觀其側，相仍為羣，而不可得。縱墨焉。王子金輪寺僧都宥公，有志於遠傳之，世乃一二奇巧之士，戮力相助，為之打數十本，且裝作帖，蓋藏以待其人者之需也。其帖亦大作奇觀，與古墨本無異。於是都下益相傳稱焉。蓋夫飛鳥山隸，王子境，宥公立碑之舉，固詳其文，則無論歸德，即宥公遭遇萬古不朽，然石不可轉，而帖則將傳之萬國矣。豈不亦盛事哉！竊惟今時

人人所好，典厚成俗，雅賞踰古，固亦昭代文德之化也。乃此事雖小，可以推知其大。宥公使人屬余序，余乃擊節宥公，好尚文雅，亦為歸德喜言其事如此。元文三年春王正月。

新刻蒙求序

初，余家兒輩幼而誦習，李安平蒙求一如李家政，久之，大有所益。亦如二李所稱揚焉。童叟既誦之，及至稍讀諸史傳，其俗本注引一二訛謬，隨乃正之。又有小異，同頗可疑者，比舉以質之余，余乃閱之，又從而

知其刪約之要固為博覽有識之取裁非若後世注家苟挹流末畎澮相承比也不窮河源惡睹崑崙者乎其旁取諸子雜家頗及怪僻者間蓋有異於今行者而今行諸書故屬殘闕則亦有以測夫當時援引猶多全冊且未甚舛訛安知非今之非而古之是乎且此標題備證已亦如是而足矣不必疑焉遂令童恭定焉童恭既卒業焉因謂余曰竊見大人生平著作其驅使掌故多見此書得無似帳祕論衡乎余笑曰童子止勿輕視迺公居余語汝夫朱瑟玄酒乃有

以見清廟肅穆焉即屬辭比事必求諸古而後以見其莊飾文所以為文本如是而已况唐人於詩追琢其章莫不金玉即其用事蓋務就雅馴而此書也則其盛時所擇取家家相襲固應爾爾今苟欲儀刑其遺則則暗合默協無往不爾爾人人以為一帳中祕物不亦幾乎不獨為汝童蒙也按自宋人以及明初徃徃有稱引李瀚蒙求為徵者而晚近則幾焉或又至有誹笑淺俗書云如鄉里教兒童蒙求雖亦博覽家所口即不深思槩比之鄉閭冊子邪蓋自有李氏

南齊書 卷之五
書歷代諸蒙求紛紛相亂一薰一蕕尚猶有臭遂又
并此賤棄之耳何其冤哉

江陵集序

萬菴原資禪師遺稿四卷詩五百三十四首蓋僅存
矣初師少有千里駒稱長以學德淵博為海內所推
服而其詩最稱釋門無與二焉亦以其所好前後所
賦蓋不下數千首云及晚退居芙蓉軒興與閑相得
詠言愈多矣其致愈玄矣亦余所與知也而聞之其
徒曰師之或遊於詩也興之所發時乃小大珠玉如

噴不可勝數也從而錄之不日成卷已數矣師乃秩
然綜而翫之如樂其致頃之一朝乃翻然取而火之
如忘其技初且從旁以為師姑又去其落落爾乃珠
瑛者尚存矣既而無遺矣蓋道人之為莫能窺測其
旨也夫最後所錄四卷而已無幾師逝矣則免其焚
毀矣烏石山人乃集以投之余令序焉且曰是僅存
矣將先上木他或有得即復續刻焉耳題曰江陵江
陵古郢中地師詩陽春白雪屬而和者固亦寡矣豈
適其發興自樂其致時乃所命乎余既卒業而潛焉

泣下曰嗚呼余之以斯文相識於師二十年每相見未嘗不與言詩則漢魏六朝及唐風之盛下至其季之萎宋元之益枯與明人旋復振起商摧千古紛乎不易論哉乃師之淵博既已莫不精覈矣莫不自擬以試矣今操觚家一有能當於師者乎則非獨釋門無與二焉師又嘗已相約余序其稿矣師豈以余為相識者歟則以余觀於師如樂其致其有焉不然豈其旁遊此技之必且正格於體合調於響超然與夫古作者為徒如是者乎嗚呼師逝矣緒論不可復聞

暨夫詠言亦既數與化俱矣今惡乎求之無何有之鄉哉唯是師道人已其身尚忘技於何有而今乃以此論師則是以外視內也已莫能窺測其旨也雖然絕學之徒或乃有以文病師道者夫而師之學德淵博既為釋門無與二焉將何以與知其有道之言必中倫不期然而然乎則是以小視大也亦莫能窺測其旨也則以詩視師固不可也以詩病師亦不可也且夫詩關乎世運尚矣若我有為姑不論也余乃嘗旁讀空門諸錄其間偈頌讚詠諸道人雖曰無意乎

文唐中葉以上何其溫藉過是則卑卑下矣諸道人
雖曰無意乎文何其迫促其道果高也不大聲以色
何必意烏粹嗟辟易人之尚哉亦唯時之隆污使然
爾當今右文海內嚮風乃釋門有若萬菴禪師云唯
其玉石俱灰其餘止幾惜也其旨終不可知已猶幸
存十一於千百豈不家誦戶詠而珍焉乎姑以余所
知序其稿傳焉云爾絕學之徒猶將曰吾道則不然
唯儒書以為憂固不足病師詩則於余言與奚病焉

倚蘭滕侯五十壽序

并詩

日倚蘭滕侯年甫四十實侯既參大政之六年喬乃
作文致祝且為國家億兆稱願其久守位然亦大
府劇職貳公弘化之事蓋重且繁矣則人唯側見其
邦國都鄙官府之治日不遑給不無過慮其勤勞也
侯今年五十矣覽揆之燕再在歲之六月乃侯之晬
容綽綽然如故而金錫圭璧有加於舊焉無論其德
彌劭政乃不迷則心逸日休莅事有忠制義庶乎以
行之則羣下咸喜樂其凱弟即至府門家庭之美日
熾月昌於斯為盛自羣公子方且及高陽氏之多才

女公子淑姿其數相若鄂韡棠棣之懿好合瑟琴之和冠昏孔云慶無虛月賀者蓋相望於路猶且熊羆告祥芝蘭年殖邨門無不懸弧之歲凡世所稱多福善事若郭汾陽悉爾翁集無憂者其唯侯乎侯乃膺茲單厚何福不除宜矣哉侯之眸容寬綽歲凡所息有加於舊焉夫人所以害養傷和不綏天福者憂患莫大焉而其所以有大患者得喪嬰心寵辱數驚也巨止小亦在事者之大情也已何以望乎侯所以乎侯則然哉老聃云靜以復根動而愈出斯道也侯蓋

以之故侯之平生未嘗以榮觀害其燕處之安即居大府領劇職超然乎亦唯以之任雖重事雖繁於侯靜勝猶橐籥不屈也夫然後端坐廟堂朝無留事羣下胥視體侯無擾之心諸吏文母害不至亟疾苛察乃重臣之體故宜然矣則人見以為勤勞乎為榮觀乎侯乃又何至自擾其所以焉且夫大臣協心有若畢召諸公率亦以耆老在朝周之為隆也而侯年鼎盛如川方至永靖其位老成典刑天下孰不屬望雖然非獨侯德之素乃已遇會昇平百年之運又且

國家官制之治有所職由焉竊惟 昭代商鑒前世乃革郡縣浮薄之弊俗考諸古昔封建萬國大人世及以為禮乃又立政府二等總攝於朝猶周大小宰之職亦必俾親舊諸侯入領其事而雖解職日則茅土之享自若也他留鎮諸府若朝士大夫內外分治亦皆封地采邑世祿剖符之盟無渝出入進退於國恩之中在朝猶在家則在位君子坦蕩蕩不至患失之鄙輕躁仕子亦不得銳企及之志貪競路塞廉耻自重而後風俗敦龐不尚文具相與優游太平

繁祉老壽人受其福此非所以超越歷世比隆盛周之驗歟况乎滕侯好學執古之道動靜以之五福不虧固其所也喬恭賦詩八章將授侯側矇矇以侑其壽筵之觴然則侯而遇會今時固不可以後世視焉雅頌之道周人可則然喬野人已穆如之誦豈敢萬一倣之云哉抑以 昭代比隆盛周維仲山甫以期滕侯是獨可以無慙焉矣其詩曰
維水朝海東國之紀開建萬邦會同一軌滕侯入覲執此介圭其德如玉令聞日躋

其德日躋維 后有命滕侯于止贊是庶政厥政維
何貳之三事滕侯翼翼不懈其位

周有卿士滕侯所則周人有言古訓是式滕侯好學
居政允臧無內無外不顯其光

滕侯在朝有式周治顯允君子民之所暨在朝二八
日月咸宜緇衣之敝屢斯改為

滕侯令德能歆神人神所勞矣百祿日新百祿維何
其姓眾多維男為麟維女為華

滕侯家室其眾寔繁滕侯退朝翕其盈門私人蕃蕃

夏屋渠渠傳御濟濟滕侯樂胥

賓之來燕樂且笑語旨酒維飽嘉肴維旅賓之來飲
滕侯有慶既醉其德稱壽無疆

維時滕侯既富既有無大無小作朋眉壽東海泱泱
東嶽巍巍不震不騰滕侯所綏

南郭先生文集三編卷之五

南郭先生文集三編卷之六

余曰... 平安

服元喬子遷著

東都

熊元朗華玉輯校

序

贈木公達序

余與木公達初相見于牛門社蓋且三十年矣公達張人世仕其國日晃公時頗見試用率五六年一從其東朝而來好文雅而學祖來先生則每至未嘗不與余輩相見乃屢既知其為人質直不阿世矣後晃

公即世廢公從支封入繼而公達絕不東且十年矣
聞諸道路言廢公驕奢不遵規度新進得志以故舊
臣多既罷退公達乃亦在罷中既而廢公廢今公立
修明政治衆復舊職又聞公達自前既以強直罷愈
益自遂一切杜門稱病守志且十年矣客歲今公東
朝俄乃公達復從而來問之則今公以說學首拔諸
衆充侍讀公達辭不得於是起列誓御至則相見謂
余曰方前之時却掃自誓人猶以為為可憐之意乎
不然亦見放斥矣况能與東故人相見哉天之悔禍

吾藩幸復有今時即伏死堀穴中吾又何足自惜顧
既不欲為苟合取容而求親近於左右可以已矣不
圖今一得見知終不為世君子所疑是為恩遇吾事
畢矣且吾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焉能望青雲而人
誰不自知哉今且期滿而歸乃將復剪除蒿萊退而
讀書環堵中昔嘗所聞以味道之腴由是自樂餘年
足矣則吾不復此矣自與子相見盖且三十年矣子
將無意為吾一言以為別邪余惟公達之質直不阿
世乃推其志皎皎白駒或遐空谷是不可維繫焉唯

是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亦且為邦有道則仕也其
又嘗所學而知爾且夫其君方嚮文學善政日新即
首拔公達衆其必有獨觀於昭曠之道則亦非唯以
賞其直哉如矢之謂也其固謂乃必恭恪於朝聞一
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也然則公達之志
無他欲優游卒歲而已獨奈何舍夫君求之如渴而
使人疑若謂吾君不能乎且與其以嘗所聞獨爾自
樂環堵之中今豈若由是責難於君使其德益章為
忠之盛哉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則其謂不復此

祇役往來雖有勞悴何乃不忍一日之不宴預且自
畫為公達不得請則雖欲不復東得乎是余恃而不
以今為別者也故其將歸也余則此言不為贈別姑
又勉爾遐志而且成說其必相見曰請冀除敝廬待
子之不數年而復東

嘯風館詩序

長門大夫阿川君別園之館曰嘯風去國城若干里
初長門先侯泰巖公營之命焉蓋已時遊以比轉附
之觀大夫君大父以公族受焉遂世增修以為家園

云今茲大夫君以其息蘭陵君而東為蘭陵君好學故不恥下交數驩於余相往來焉則見示以園圖及其詩其圖之詳披之恍然若已見之者題曰嘯風館蓋在園中央也曰明月池蓋館之前開朗乎天也曰清暑瀑池之濇乎承縣也曰虎踞岩蓋以肖焉視之石也曰植杖隴蓋後圃也館後所舍曰松檜亭湛乎其後曰漱玉泉蓋水源是之自出也曰觀音閣亭後上方也其後頂曰白雪峯從閣左下曰鹿眠場崎嶇坂蓋前數十步曰怡曠臺也而邪回至乎園之前門

曰車輪門蓋以故車為扉輪輻存焉園之右曰陶丘曰采芳畹曰雪壇亦皆名之所題義蓋有取諸大夫君至謂余曰敝園雖陋而有所受焉願記是二三所有而揭之尚亦得上比而與古為徒哉大夫君見示其圖蓋請之矣而余顧以記識也為後之審之而已遙想浮飾華而不實即亦辭不敢記則語大夫君曰夫山林與阜壤與唯言其可言而已則世咸有焉未足以為奇言也有窮而物也無涯非有夫水石之錯風物之列動殖之更供其樂者乎是其所冥搜於象

外難乎言之也。先是余有所強作，亦不得已已。而其
 意中與不中，吾而未之能信。則內省有慙焉。今也或
 有見請，一切絕不肯應。而人猶以為不情，是不可解
 也。而不有是詩者乎？使人三復不已，亦是長門諸君
 子屢自遊觀，夫園之所賦乎？各從爾思，秩然盛哉。夫
 物以名顯，名以實美，名可言而不可信也。物可推也
 而不可中也。其唯詠物以行之文與情類，名實不肯
 載其不可言，而必得諸象之外，因以覽者興起，不
 已欣欣然若手舞之足蹈之乎？其境乎？莫近於詩。既

已親自遊其境，觀其名，發其情，詠其物，物乃中，名乃
 信。而後同明相照，同類相求，推之千里之外而不謬
 傳之千古之後而不罔，是謂詩志。况夫長門之盛，杞
 梓皮革，多材自用，亦唯四國所為，不敢可企及焉。而
 因是益復仰羨，則不唯夫子有令名，蓋亦夫子所樂
 聞也。不亦美乎？夫美也者，上下內外遠邇皆無害焉。
 即欲揭之，必也莫是若已。有是哉？奚必更且記而
 使人不審焉哉？而為用之。大夫君再請是言，余已不
 敢作記。因序其詩為長門諸君子言之。如是篇之作

者凡若干人姓名具列於中云

守山侯八十壽序

今年癸亥守山侯八十云則親戚內外諸侯所有玉帛之使者朝之卿士大夫義從諸客葛藟纍之蓋莫不相與驩焉圖賀焉稱觴之辰將在正月鄉辰之一月守山世子謂喬曰子亦有言哉聞之凡世之無小無大行慶其家必徵言四方與其為善於家也不如為善於鄉亦使睦者歌以為親榮為人子之志則然哉然人也不必有德有謂無謂若唯以期年者為言

何壽豈之多君子也不信乎鄉黨言不可得而徵矣可以已而無已則將必題物以募之為物可以詠焉其比類與不不問焉苟得多焉斯可矣何其汎若乃又四方爛言者將必詠物以應之龜邪鶴邪爾或承者松柏邪萬年云無疆云在彼無惡在此無斁乃可以贈何人矣慢莫甚焉為人子之志曾是以為榮乎則子之不肯為吾知之矣若吾寡君抑亦子之所識乃今有言哉喬曰唯唯有之恭惟烈祖初基陳錫乃分封維城之固於今屹列即亦麟

趾姓族盛德之子孫若斯乎振振詩有之文王孫子
本支百世有焉 國家之興百有餘載即亦屹列維
城孫子於今多歷年所胤續之常則已數世矣唯是
君侯獨能以享世永久出自不遠最爾喪然宗室懿
其親則曰屬近矣序其齒則曰年先矣亦唯

烈祖攸祐 國家攸寵羣公攸則於斯為盛之屏之
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有焉猶且推讓恪
勤修朝之業命考其國職省其典刑夙夜不解于位
加之發強剛毅以有執也益壯之守愈固因又登年

以益積其慶是誠 詩曰詩曰

烈祖攸祐其為後世昭前之令聞也使長監於世故
能攝固不解以久者 國家豈不寵焉羣公豈不則
焉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有焉遂
又其慶所積有若諸公子並濟其美亦皆以 國家
之寵出嗣親藩食封大國訓其成式惟人無從非彝
無即怡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歲時朝會載駟載馬
相從如貫又且橋梓之道日月無怠具爾怡養和樂
且孺而侯門之外車馬騶從無日不爛其載路維其

百集三編 卷之六

有章矣是以有慶矣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有焉有若
令子斯有若令孫子女繩繩寔繁威儀孔時君子有
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有焉而後侍御臣僕左右
率從旦夕承弼出入起居罔有不欽賦乘之富命服
之貴諸固已攸膺則不與焉可謂咸宜矣喬也乃得
見命願敢奉是言過是以往則親戚內外諸侯所有
玉帛之使者朝之卿士大夫義從諸客葛藟纍之抑
且諸侯之事大賓之儀容貌采章嘉淑所更獻將有
交酬好貨飲酒宴語相說也喬也卑不與佐其使尊

以為壽則奚敢與知唯是親戚內外諸侯朝之卿士
大夫義從諸客葛藟纍之蓋莫不相與驩焉圖賀焉
則喬也雖不與知夫既無不咸宜亦唯容貌采章嘉
淑所更獻比類屬辭天保之祝其有不備焉哉世子
曰善請為我序焉越正月鄉辰之一日謹具是言以
授僕人

懷仙樓集序

溫柔敦厚詩教也詩成人也况和順以其素成而發
於英華其詩因以敦厚矣因以溫柔矣辭之輯矣詩

南齊書三編 卷之五
之為尚不問其他至于文章物相雜疏通知遠廣博
易良絜靜精微恭儉莊敬屬辭比事古之成弘矣能
近取焉孰非其則則不可壹也唯是後世媮薄怙侈
為心則藉以為誇詡之具矣才多則其失也華而不
實近於驕穉言危則其失也訐以為直近於凌誅弔
詭可以驚焉而入於徑庭談諧可以愛焉而入於亂
敵存乎內者必見乎外將喜怒哀樂慮嘆變熱姚佚
啟態於是乎發之多偶隻立貴與賤於是乎觀之則
壹是溫柔敦厚毋寧使無奇觀而使有以言敗德幾

乎的然而日亡乎古之道也君子之辭也亦未如近
於凱弟之觀其為人於是也疏通知遠廣博易良絜
靜精微恭儉莊敬屬辭比事雖弘矣德之各成也古
之君子取成於己不必尚兼久則溫柔敦厚孰非文
之則日牛門之會越君君瑞來與盟越君出物夫子
乃顧吾輩謂曰雍也可使南面吾於君瑞想見古之
人也斯人必有使其臣如借余遂以斯文交殊相親
數已往來乃省其私果如夫子所相蓋其家有祿位
於朝數世相嗣以守其業固貴矣亦無意銜能求售

焉且其為人也貴高如客又尚於其祿位焉故其詩
與文如其人唯以其所專好著作成然久既稱於世
而君素獨謙冲其自視若未嘗有得焉者必以質之
於人而後存之不伐之性厚之至也蓋三十年矣當
時夫子之明既已所相久於其道而觀其所恒而其
情可見則於是乎觀之著作所輯因其所錄稱曰懷
仙樓集余近檢其稿遂作之序以言其詩與文即亦
壹是溫柔敦厚發於素成其為人凱弟貴高因以觀
之古之道也君子之辭也

送真徹上人行住京智恩寺序

聞之緣山之徒云凡我學徒始得籍山以所為稱乃
累年積膺漸進位業座至第一則中間勤行蓋不下
四五十一年然亡論死亡與黜擯凡天下淨門非入籍
學徒則他日不得稱上人為寺主即四方必來且籍
焉亦有位業久近年滿年滿則去矣踐師席則去矣
年未滿易業則去矣學不勤不能論義則去矣其進
位業必先會人講書徵於眾聽而後升矣不能則去
矣則中間四五十年久矣有性有命故能待年甲座

者必將身健志強學勤行修而後得居其第焉凡關
東檀林者十八所為之主者亦皆轉次充闕其初是
之自出充之其將出也既已無不允望然猶闔山衆
議議合上名於朝而後乃今以朝命出為之主從
是乃得以能為稱蓋因有化於人化人前後立稱乃
爾其際如是嚴矣既出矣亦復累年而中遷乃有受
賜紫為王檀林者既遷矣亦復累年乃後轉光明不
然傳通必歷其一而後最後復入主綠山則檀林者
盡等極矣不然則赴京主華頂山亦為淨門總統極

矣其極如是重矣外又有在兩都若國家龍飛之
地例官寺稱淨大刹固受賜紫而住乃止不復轉者
數所亦必自初出所主檀林以時選行皆國初以來
朝制所定云故凡我學徒身健志強學勤行修者不
得漸進以至第一座則不為得志矣既又不得出主
檀林則不為得志矣既又不得遷到賜紫檀林則不
為得志矣而既得遷到賜紫檀林矣則後至進綠山
陞華頂從是自得爾得志幾全也是故初出在檀林
也會以時選行乃住不復轉者賜紫雖寵官寺雖貴

九仞將成而虧一簣已其心不能不歉然焉即其人
或泊然樂於道而不憂外至相從之徒俛俛成志攀
附者每相謂為小憾誰與前以所稱既不下四五十
年有性有命勤行如彼其久後既得以能稱亦復累
年其得志幾全如此其近而俄乎外行不復轉者而
有不介意者乎乃前後五六十志乎顧已幾乎已
矣其為憾不亦宜乎真徹上人前在綠山專志精學
博究經論衆所推尚數十年矣遂至第一座既又出
主小金東漸數年矣今歲京師知恩寺主闕乃上人

以時選行則諸弟子從者為余道之蓋若有弗憚焉
者余也相識上人亦已有年誠有諸弟子者然以余
觀於上人平生遊戲不交園庭不窺唯學是視忘寢
與食旦夕紆體一室獨笑典籍中而外則不知毀譽
得喪為何於世至于衆徒來問若講義學亦且循循
然未嘗有倦色則蓋固有所樂存於內者夫甚極貴
者必有所肅而閔於接下甚極高者必有所瞻而拘
於樂我設有帝釋執蓋梵王持拂自外觀之巍巍然
類於世富貴者苟廢其所樂豈復為上人願之乎知

南亭集三編 卷之六
恩寺主不為不貴矣而其境靜寂無復為世所拘閱
且京天下之中亦且四方學徒輻湊則其樂固優矣
其教亦弘矣又何憾焉諸弟子曰然誠有子所言者
且我釋氏之道隨緣權應必且俯就而後現於廣濟
固亦無益損乎其真又何憾焉余唯憾法旆一西不
復得亟見因序相與之言以釋諸弟子之憾以為上
人之贈

送大安麟禪師序

河越大安麟禪師將歸省其鄉于西肥乃道東都過

余且乞贈行之言師嘗在東都也旁好斯文數有問
於余於今蓋求畢其說也斯事大業余則奚敢唯是
師之舊尚不渝若謂余尚可與言焉者即一二所聞
不言則隱矣師唯妄聽請嘗試言之夫金石有聲不
考不鳴夫文也者言之擇以成也故不常有言况乃
載筆行遠采不苟焉修以為辭結撰以精其思屬離
以遵其序是故必有事然後應之因有所觸發猶樂
之在肆不常考擊必待其儀物備張設然後可奏也
姑且以師視之當其修靜幽僻也蓋非作文之艱也

縣空漠然無事以文之也今也一行三千餘里其所
經歷名都大邑不知幾何不問師之道以否逢迎載
路納款請交不知幾何其中必有天下方聞之士師
之無言不讎乃欲無事得乎加以山海土俗風雲之
奇觀物之變固亦不暇應接壯遊哉於一嘗其技乎
何有雖然有說在臯氏為鐘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
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大小長短先慎其事素積之
功如是乎有節度不然則播柝鬱震不作聲正磬石
所出適陰陽之和必采之泗濱是寧可俄得焉乎亦

皆求之以歲月鑄之以法度而聽之以和平猶將大
事宿縣遂以聲展之然後合樂可聽是以大者大鳴
小者小鳴各中其律以成也瓦缶非不鳴而當里耳
耳君子不用也文亦宜然是其於師在先擇之已在
精之已想亦其修靜幽僻也盖有年矣其固有素積
之功行矣於一嘗其技乎何有此言可以為贈
銘

退筆冢銘

事之功極則相易念爾有造物亦有積於戲管毛之

敝數窮力于策芻狗可棄斯物不可藉也不忘厥初矧可戮思爰藏於密有則古昔神之守之庶不朽于石

烏石銘為君嶽

匪日匪星烏石天墜不黃維烏書傑所致取而祠之穀城是視

笛銘應

日光大王教

龍乘氣鳳和聲合鈞天入上清

說

稻文通書室名靜好說

詩云琴瑟在御無不靜好君子無故不徹琴瑟古之道寓於物至矣出則射御馳騁於外入則琴瑟常內不離側娛心自樂以之供賓樂人以之而其養德義以之雖為之節文以為坊者固已因人之情而其道寓於物動盪通流游息其心所娛有樂而不厭則不移他物且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古之道至矣張人稻文通世通家也頗志于學每以宦遊東必從吾

黨業問其在邦何所樂則曰嘗已作一室官事間暇則坐起其中乃擁書籍若干卷尚友今古固已不乏餘無所嗜朋來則亦其心所同臭味如蘭以之終日樂而不厭而已因問名其室余曰古之教廢久矣後世士君子出則有事猶之可也入則飲食衽席竒觀玩巧他物易奪耳目者何求不得則難言哉無已則子所娛乎自樂以之樂人以之亦可以相輔而養德義也非曠遠者不能與之嬉遊非淵靜者不能與之間止何必琴瑟君子哉請名子室以靜好乃作說

贈之

獨笑廬說

廣陵人松國華名公實負笈而東初乃請塾余家朝夕于學余也歛然自省不足為人師而未嘗為開館舍設都養以待遠方來生徒又且老愈倦誨則卒以此辭矣國華既家於醫蓋其遠遊有志益修其業兼涉學術乃謁鹿門君之門曰願得從僕役以待門下鹿門君許之亡何會鹿門君更受賜第數巷第地頗潤構造屋舍所餘猶尚曠焉隙平後牆內既而鹿門

君乃顧謂諸弟子曰誰從吾志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吾嘗欲方術士亦本於學而後解驗其業噫役役焉哉我則不暇寧茲曠焉者而不足授生徒室區舍歲增然後與並為學以致其道而成吾志乎尚亦有利哉誰從吾志者二三子孰為好學國華乃前曰公實雖不敏竊不自量亦有志於斯若賜少假願學焉姑又敢居先以試焉亦自致也冀勵駑鈍之力鹿門君輒令任其所為視之則故擇受隙之隙去館所數十步而廬焉蓋屏閒處不與諸弟子恒事也乃日

夜獨讀書其中不出即出朝夕食於館而已輟箸輒去儻倦書筴乎率意填填涉乎藥圃或乃被髮戴大笠而雨行敝衣不補體貌不飾自他矚之杳乎若在山野人皆以為狂生而鹿門君不問也余造鹿門君亦一見其廬環堵而居不措煙火什器諸物左右圖書與其具而已余既想見其所為樂乃命其廬以獨笑請問其說余哂應之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同方營道同術並立樂羣取友相觀而善學之道也雖然士先志亦在其所存如何而已其或不專也必且為

佚遊宴樂放飲流啜所誘日損不知則荒矣又且雖聽其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則荒矣軒冕過門釋策而吁心有所欽時出見大人堂高數仞棖題數尺食前方丈侍妾數百巍巍然哉乃眩視其間我飾吾邊幅修富貴容之不遑則荒矣如斯乎無益於群居亦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是唯其所為反其所好則雖遊其門猶若也人誠得其所好則樂樂則不厭不厭則卒有所致子乎獨且誦讀思涉樂其必笑與夫待人而為作輟者遠矣譙

允南欣然忘寢與食所樂可知唯是資適逢其人難矣子之遇鹿門君天也鹿門君遇子者而豈徒哉子之既為郭隗於鹿門君創一區廬自為其所為不知其他而他日四方有志者必有蓋徃歸焉亦必有為子所為者而後日月爭至區舍歲增敬業論學相與致其道以繼鹿門君志亦從此始則豈特子之自為其所為乃得所好而樂而已哉是獨笑之說也

蓋奇勝云。及今鍾秀侯嗣就國，益愛其勝而加修焉。且謀擇之名，侯素善芙蓉萬公，萬公乃為侯遙想其勝，題作八詠，因為樓名，又為侯具其圖狀，命喬記之。喬受焉而按其狀，曰：樓之所面，右望守矢嶽，其下則諏訪神祠，信之所主也。嶽之灑迤，白谷金梨，金澤連嶽，彼之一方，見甲之駒嶽，皆名山也。然嶽足神祠，作鎮於近，林木鬱然，四時之變，為綠為紫，作闕宮淡樹，於左則樓之東面，諸山環列，而北少林之巔，古城遺趾，邪至于桑原，于愛宕，于唐澤，于手長，爾乃賴岳佛

法長脚之祠，及地藏彌陀溫泉諸寺觀，所域堂宇隱見，各成景境，鳴鐘晨昏，遠近互聞，作華界疎鐘樓之正東向，御射山山上中間芙蓉奇出，如對一盈石寔為觀，最作東嶽皎雪樓之背，樓臺連甍，以西乃湖也，故不能入觀，然諏訪湖信之巨浸，見紀於疇昔，乃又城所因為池，封內之川左右灌注，波濤撼座，不待臨而知之，作西湖殷濤，若乃近臨田野，五畝之宅，十畝之桑，村墅碁布而南，后稷攸相，幽風攸歌，覽夫我稼有年，與我農攸樂，宛若以其婦子，盥彼南畝，作南邨

早穫左依北阜其下邑屋相承四民羣萃前易後險亦皆茂樹所映帶作北阜繁蕤東出城闈柳塘弓曲樓之所眇及塘之半而其左曰蓮池蓮也柳也古昔所殖今惟仍其舊池水通湖白鷺雪集作藕塘衆鷺樓之正面高山峻嶺月出之光松林改觀作松嶺高蟾樓之制不事華飾高大高丈半有餘從橫方十二引僅供觀望而足已今侯在封也聽政餘閑日遊斯樓亦惟賦詩詠歌以邀幽賞而已釣漁得魚相勸酌酒所與亦惟左右臣僚而已恬然惟適耳目不營乃

物之情彼來相代乎前亦以其勝不窮也此記也喬不佞未嘗涉其地則冥搜而已矣而不可固辭於萬公姑據圖狀具列如是雖然繇此推之侯之雅尚其可知也竊見當今之制諸侯述職居東一期而歸其封又一期而朝故其在東都邸第也自朝會之禮奉上賦役外公私燕饗大小聘問無日不相往來同位敵體非不煩劇然亦因此頗為相尚又且退居閑宴也亦皆賓客義從更至互侍希其餘瀝陪驩獻笑而堂閣膳羞之珍歌者後房之飾欲之無不至求之無

不供以故或有頗樂居東者然輦轂之下多見拘制
則又有在封而圖樂者也固亦南面稱孤臨其臣民
闔我四境惟我所欲惟是魯衛兄弟不得越境而交
焉筆札子雲唇舌君卿說劍之客滑稽之優比之居
東遊者不多焉於是驕逸之情不可以已則土木形
鏤觀大視侈鄭衛曼姬佳冶窈窕玩巧藻飾錦繡珠
玉之好非此無足快意者然後營營然日夜惛埋心
耳不可反已夫張而不弛人情所不能固不各欲其
所適况邦君之貴邑入之富多怵移氣習以為常逞

志娛樂日趨華囂亦勢之所必至也人苟有所適可
斯有所游息亦在其好尚何如耳則何必至于損其
德以求屬厭哉古曰文詠物以行之夫文之所詠能
及其物則自夙興夜寐洒掃廷內以至弓矢戎兵修
尔車馬靡非維民之章况知夫稼穡之艱難與其山
川雲物之紀可以備國者亦躬覽其臧否然後君子
四時節宣其氣訪問修令弗納於淫凡可以樂而有
節施於有政皆在其中矣然則斯樓之尚德不特供
其適樂也雖以昭令名於後嗣其亦可也矣若夫興

象所至乃因聲詩以辨其勝俛仰之間若已躬到者
萬公所詠自有焉此記所不能盡也

讀雪菴記

襄荷谷金山師師慈山秀禪師秀師師智達修禪師
修師師黑龍潮音海禪師海師師黃檗第二祖木菴
禪師云修師既受法於海師乃潛於東都城北襄荷
谷以長養焉名其居曰棲涼秀師承事修師多年既
又受其法與其境以至於今皆碩德相承稱為襲明
金山師承事秀師亦既多年矣今歲庚申乃又別構

環堵之室於棲涼之側既成乃來命余為之記且曰
奚不時來遊觀乎余乃遊則其境邃邃然旋山谷而
入既而山阻谷殊人喧不及野鳥無驚幾乎為一桃
源於負郭之間有洌沈泉瀏流其傍故老云是舊名
清泉谷昔嘗有

猷廟遊蹟焉益徵其為福地也乃先見秀禪師于棲
涼温藉可掬毫無矜持盖行高學精而莫其德音余
不覺心醉其為有德之人矣延至金山師新菴則室
方面視笏制奄覆自足別室一設拜佛之所觀音大

西寧集三編 卷之七
士一幃掛壁西向繞外益栽花木蓋就乃供佛也既
乃坐語終日梁間揭以讀雪字清人書也余顧而戲
於主人曰立雪受法非師家風邪胡用是讀書輩繼
晷之故為主人乃笑徐而語余曰自祖翁修師乃至
我秀師既乃懲戒末俗澆薄率爾藉口教外失已誤
人謂即兼修學可以無大過矣尸居而龍見有視於
古德遂皆密爾逃乎斯境以自勵焉又以其所索即
自大藏無書不備矣貧道雖不肖亦已親侍我師頃
乃定志自奮曰登彼崑嶼而不得玉愚亦甚矣既有

我師在矣而又如常在石室修學鑽仰斯焉不勤矣
日哉又何棲棲遑遑四方是之為焉諸居士相親善
者聞之遂助以成斯廬既而謀之名即所扁讀雪往
者得之偶中吾志因揭焉以名之云爾即亦朝夕仰
以自警曰汝夙夜不懈汝事以堅吾守焉自今以往
願得侍餅無恙奉養我師之日久矣則蝸廬何陋之
有適覆頭顱煨折脚鐺若將以終身爾固吾之願也
尚亦我祖我師志其不荒焉貧道雖不肖以往幸有
小成之日儻會若庚桑楚為嶮岵之民所推吾斯之

未能信不欲妄受人尸而祝之且應龍蟠泥久而後
章大丈夫不飛則已飛則冲天而已然亦期之乎不
可知焉則非今之所預圖也若夫沾沾年少緇徒未
始自顧我道如何遽而聞某所有一區問田問舍為
衣食計則延領而望曰庶幾乎已乃得之則陽為不
得已而應焉私即挾依於跛躍之術提挈人間之際
擲挾挺捫以摸蘓世利猶且修飾邊幅嚴其外貌叩
之則捧喝無義令人聽熒而視之鼻間栩栩然負道
雖不自訾獨奈何所企羨於此乎余乃斂容謝之主

人又曰予奉信圓通大士亟已有感得焉往者之和
州長谷拜香乃令京工依其像以圖之奉歸今別室
所掛以朝夕瞻禮是也乃合掌曰我之誓願尚不渝
大士其有臨焉主人禪師俗姓浚谷氏云其父嘗以
大俠終焉則主人之勇於精進期之他日言可復也
有是哉可無記哉

山中氏祖祠記

大阪山中氏一族十八人以財雄稱豪家其宗人名
宗羽以其祖先鹿介冢隔在備中歲時展祭有關乃

南齊書卷之七
於京北龍寶山中玉林院作室設位祠焉遂與一族
相謀欲樹石以紀其事即請院主大龍禪師禪師因
東海寺妙解浚公轉送其狀徵余作文而記焉狀曰
山中鹿介雲州人名幸盛世仕尼子氏其兄嘗為鹿
雙角長六尺插胷額後畀幸盛幸盛身體壯大胷而
臨陳人望其嶽然輒已擊伏因號曰鹿介自幼勇彊
力兼十夫年八歲手刃人十歲乃能從軍獲首級十
三復軍斬敵人胷裝又為臄形會月之初因拜月而
禱且曰所不不出三旬以勇名聞者有如是未幾伯

州小高俊山名氏士菊池音八素以勇力鳴雲伯間
者幸盛擊而獲之時年十六由此名號大震隣國後
常必拜初月以終身云比二十六歲已歷大小六十
五戰所佩大刀四尺提丈四槍所向無不辟易是時
天下戰爭各據國雄峙亦皆相競得爪牙武夫以為
腹心而尼子氏方盛眾四萬餘人選勇略特異者十
人令掌軍政幸盛又為之魁而善撫得眾惟心而毛
利氏起於藝州威服隣國方欲霸關西先是數來伐
雲州尼子經久卒義久繼國勢稍衰永祿六年毛利

氏使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將大兵入雲州攻白鹿城拔之義久與弟倫久以兵三萬襲毛利營出其不意幾克隆景急勒兵力戰反為所敗皆奔追急義久兄弟危幸盛乃領騎士二百為一隊止拒之自斬敵七人義久兄弟乃得脫歸九年毛利元就親將再入雲州次洗合分兵絕糧道塞援路欲持久而降之雲州糧匱國勢益蹙將士日散諸城不守數月乃所餘富田城一耳幸盛計其難振乃勸主降於是毛利氏以義久歸遂為寓公幸盛從至藝州餘將士亦多

降為臣於毛利氏而尼子氏亡幸盛乃心獨陰圖復之無何託事出之丹後先是因州山名禪高為其臣武田豊前所逐喪在丹後遇幸盛遊杯酒相歡幸盛乃陰思念因與我接疆僮助此人使得復歸因遂為後圖今安知不為之奇貨乎酒酣乃問禪高曰若今舉君事左袒必應者凡幾人禪高曰可得百七十餘人幸盛曰足矣君之舊國他又豈無抱志待君舉者乎今誠從吾言密謀一志則事在一舉幸盛請從啓行萬一有緩急亡國餘眾散在四方尚八百餘人幸

盛在亦可一呼而致君其圖之禪高說於是密招士
衆定謀刻日乃與幸盛俱潛入因州幸盛前徇曰舊
君至苟知恩義誰不來屬者且事克有重賞得若干
人乃勵衆曰需事無功兵利不在多決死而已士氣
倍奮於是犒衆合志雞鳴起遲明進縱火民家武田
聞變率兵而出幸盛復約衆曰視吾揮麾直衝彼中
斬敵勿舉首級勿視小利唯進無退既而武田衆大
聚圍之幸盛率戰且進乘機忽揮曰衝獲敵首邪授
我頭邪勇與怯爾皆殊死戰一當萬遂大克之斬武

田父子餘追殺且盡乃取取鳥城納禪高禪高大喜
故為幸盛設席內城使臨以受衆賀已避次外城推
首功也既而幸盛與禪高有隙志不能果復還丹後
初義久族兄勝久初生而父國久以事自殺乳母抱
隱幸盛聞其長匿在京師因復奉之圖復國乃俱歸
雲州而勝久弟某亦來會於是雲故士散亡在外者
稍稍來屬時雲諸城已為毛利有會毛利元就大舉
西伐九州內虛幸盛乃乘間攻雲諸城陷之進據富
戶城元就還遣隆景攻之而城中倉卒乏食無援乞

援于織田氏不至隆景察城中飢困故餽米鹽諸物
激怒之勝久愧焉無可奈何幸盛百方開糧道亦經
日不給出戰亦不利勝久兄弟夜遁敵知之追幸盛
止戰而勝久兄弟得脫走隱州既而幸盛入伯州未
見城復乞援于織田氏時元就卒隆景代立使元長
將兵三萬圍之城外援未至幸盛屢戰勢不
能支於是與衆共議乃佯出降元長雅重其忠烈與
高尾城居之而隆景以勝久兄弟在隱州乃慮後患
欲除之幸盛知其意密馳入報於隱州使夫出途被

關吏怪執焉得幸盛書關吏告元長元長欲誅幸盛
幸盛乃亾送家室於京身至但州迎勝久兄弟自隱
州俱走濃州岐阜居頃之幸盛赴京從明智光秀軍
攻丹州有功時織田氏既霸中州遣世子信忠將征
和州信貴城幸盛請從行先登獲敵將河合將監由
此為織田氏所遇織田氏方患關西多不從命欲絕
其東路以播州上月為扼吭築城因令勝久兄弟及
幸盛守之俄而復為毛利氏所陷勝久兄弟死焉臨
死賜幸盛佩刀而訣且曰勿死後事唯藉爾爾幸盛

泣曰死臣分耳嗚呼誰為我君報讐者乃復佯乞降
毛利氏毛利氏許之欲因赴藝謝恩而伺間途出備
中阿部而毛利氏乃覺其卒有異志使人誘致阿部
水上殺之遂見害死時尚殺傷數人時年三十四幸
盛須髯甚壯殺者以為異鬚而藏焉傳以相視或云
以其須莖鑽窗紙穿如鍼又相傳阿部民祈其冢截
瘡至今莫不驗焉昔者蜀漢關雲長壯武而忠中道
而沒後世頗見威神至乃所在帝祀焉鹿介既能用
其勇而忠志未遂乃蘊氣烈而強死靈亦異矣子孫

一族十八人不可謂不盛矣則祠而安焉有故哉

世家

額田恭公世家略

額田恭公姓源氏名賴元字叔長

神祖之孫而水戶始封威公第四子也母佐佐木氏
以寬永六年己巳七月十四日生於常那珂郡水戶
城二十年癸未五月年十五始朝見

猷廟是歲鵜殿廣綱為傅正保三年丙戌十二月叙
從四位下侍從兼刑部大輔慶安二年己丑五月

朝命令行拜日光山大廟萬治元年戊戌六月娶小倉侯女為夫人是歲賜第東都城北吹上地寬文元年辛丑六月君母氏卒七月水戶威公即世遺言使請分封四萬石義公嗣上其事朝命令以推恩例分那珂郡額田邑八二萬石封之公既受封年三十一明年下令有司曰凡政事一遵本府制而政有小大事有本末臨時之宜其在有司夫官之失德每由寵賂士民其或以巧佞伺人苟事苞苴者速以告勿有隱典獄訖富有司敬忌常豫戒吏民且正以訓辭

莫令至淫慝有司聽訟其躬不犯公道而或由親疎疑于阿私小大之獄宜會議斷之凡事莫有過苛察而以傷大體是為初政是歲又頒職司諸士法隨其職守各別其章公既親政靜淵有謀篤信無苟是以鮮有敗事三年癸卯府臣河野某強姪肥後某妻肥後殺河野召問肥後有辭公乃不罪而肥後請行許之乃賜其幼子肥後祿留之屬之瀨山某矢野某令育焉以著肥後舊勤五月上日光山拜大廟四年甲辰正月世子生今侯也義公及靖伯世子長沼侯小

倉侯及其世子來宴公請義公命之義公使公夫人
父小倉侯命辭固請初小倉侯名大學

神祖之世數有稱譽於是欲與焉以為祝遂命之曰
大學府臣池田某無行是歲其族請逐之許之公乃
謫之曰女不善吾固知之女族亦莫不數諫唯爾年
壯尚其自新宥既多矣而親亦棄之以至於斯乎七
年丁未七月坂中久重死妻方身使在邸產產女公
使有司言之曰若男也則欲令坂中有遺育惜哉為
其妻令擇再嫁藩中妻固辭請出邸乃以坂中俸餘

與初生女而許之八年戊申二月命作戎器十一年
辛亥八月國老大嶺言廣疾病公問之至則卒無男
賜其女祿餘金是月大風雨水侵本庄別邸守邸加
藤某與司倉石川某率人出移所積材亡害賞之其
夜守邸松澤某偽疾弗出徒屬請出弗命室屋頗壞
亦弗告公令閉其舍不謹且私移家財乃放之十二
年壬子隊卒攝監造小吏以土木事左右造隸隸怒
罵小吏小吏杖擊之夜隸率耦至小吏欲相死之或
告監造長橫山似次似次乃縛隸而告有司公以小

事縛人不長厚停似次朝數日謂小吏杖擊事少激
小讓其隊長不罪小吏八月下府臣冠婚諸儀從儉
令延寶元年癸丑公年四十三正月月山某以非理
犯向阪某向阪不校月山不已遂將相殺人救之公
親聽之月山不直逐之命向阪曰女則厚矣而既至
於斯私鬪兩罪國家之制也賜白金遣之不錮八
月隊長縣正之老使其子正時嗣公言于正之曰吾
欲子之尚以時出在于廷若唯諸士皆年幼家國不
厚所謂故國非有舊臣哉是歲穀至賤府臣糶以當

貨者病之乃發府金貸之令待穀價平三年乙卯六
月加有司橫山重之祿遷次初公新分封謂重之有
才而司財賦重之務財有序公家之利知無不為於
是十餘年府貨富有上下足矣公悅賞之九月朝
命賜別邸巢鴨茅野之地四年丙辰四月令曰凡出
行若輿隸與外人爭勿論曲直制止勿有令抗至執
兵八月水戶府命鶉殿廣次來為國老故傳廣綱子
也廣次在水戶也食地於公則廩食於是加祿慰之
五年丁巳三月公如水戶謁威公廟于瑞龍山其月

還東都六年戊午五月立君母氏墓碑于水戸十二月
 貸府臣金八年庚申二月茶人石川曾閑有罪減
 死逐之初曾閑盜藏金覺當死公曰使小人恃寵陷
 罪吾不明擠之也命梓人造新狴囚之故事囚初繫
 新狴雖重犯其所造梓人必請之公蓋以之梓人果
 請宥之因赦之曾閑之水戸為僧公憫焉私給粟終
 公世天和元年辛酉實

憲廟初年也公年五十一二年壬戌四月十一月修
 武備三年癸亥二月六月八月申武備令貞享元年

甲子公年五十五正月小吏有盜罪連箕輪某拘之
 其族長春永常職列上司公喻二人曰父子兄弟罪
 不相及古之制也勿為族人罪故辱及女輩今豈不
 益勵縱有輕疾強以就職不然有若畏縮人反以為
 汚族有不自安因為其族故特緩其縛二月使邸人
 以時相率出野習其律也二年乙丑四月給老臣和
 田利忠母廩道也妻也命曰非為利忠職故道也在
 也吾嘗許後不棄也小高重行父某不職重行數諫
 之不聽是歲父得罪重行及弟重本當坐公聞其嘗

有諫宥之且命曰女其益力無怠以償親非可也二
子後果有勞乃為是赦父拘禁分賜兄弟其父祿三
年丙寅正月申武備令八月賜習武射者弓十月
朝賜宴三家甲侯及公蓋特例云元祿元年戊辰公
年五十九三月禁府人為僧巫募祿二年七月令自
十三日至十六日不許僧入府門及禁邸內觀燈六
年癸酉四月十二日公病癰及二十七日疾病朝
使至問疾公力疾接之是日見夫人及女公子辭而
後鎖內停婦人侍疾者命左右後事公既避人寢外

臣無敢見隊長高山重信請見左右不許以武器事
請命公乃召問之重信誓首曰無事以君大漸欲一
拜今不欺以見終不克因涕泣公亦為之惻然曰勉
哉與女為辭由是內外臣僚皆請見公許皆見之既
夜公顧醫谷立鎌言之曰期將在今夕死命之終君
子慎焉吾又何忘又顧佩刀在枕召主劍者令易之
輕公自執之曰稱矣今猶可堪漏既丑令左右執衾
曰視死人所惡既將屬纊公猶自引其令覆之公終
于寢年六十五葬于常瑞龍山謚恭公公臨政用人

寬而有法，亟命老臣能降聽事。故上和，下競終。公世重臣，得罪二人而已。每選重職，若疑不決，使諸司納封事，至其用，不令知誰薦。某塞其黨比，亦因其白事。試人才也。府臣年老當致仕，或給優祿，就閑令其時出，可諫公使人自勵。有司議事，公曰：若上司而謀不當，下列不敢可改。自今後發言，必先下司。有司請財吏出納，欲令上司監之。公曰：無庸。阜隸之事，官司之守，亦各慎在其心。豈可豫猜其貪墨哉？公留意戎備，因府人素設師旅之法，甲兵器械庫之所藏，無歲不

繕弓槍步馬，邸建各場習，無虛日。收養名善武技者，從兵陣之法。至射御劍槍，數十人皆當時之選也。常戒封民擇勇而能事者，及健可為卒者，有大事則將為什伍。屬隊東都郊，遂民有馬者，常懷柔之。豫為借馬約，國家之制作內政，而寄軍令。故公備豫，國家不虞，亦欲應卒不戒，而備焉。公溫仁，常怡顏色。幼孩懷之，至其一怒，目眦裂，張人無敢仰視。府臣嘗病，瘡公有怒，在其舍前叱之，瘡乃愈。其雄武威震如此。公雖嚴篤，義容物之量亦過人。公嘗出，或洒水道，誤

南亭集三編 卷之十一
搏殆及公公不怒曰爾之不謹若遇偏心人危矣丸
岡侯邸鄰火前隊石神長好率人奔其邸既而歸初
丸岡侯聘公女時公議絕其婚未發及聞長好走救
火丸岡邸大怒令讓之長好謝曰外臣不與內議安
能知焉獨奉初以還已公怒立解曰吾過矣乃謝之
又報朝老策書史誤書日而發既而悟有司請罪之
公曰諸人檢焉吾署名焉而無一悟者若尤其過罪
亦有所在史又何獨罪焉有狐數毀庫皆請殺之公
使捕責之曰女獸雖無知亦既窟居我邸而何乃如

斯若及再犯死無赦狐畏而人伏乃縱之後終不為
害其恤下有怨也嘗有末松某使妻寓醫家產焉產
難危甚末松遽往醫家遂忘告宿而歸藩法禁不告
外宿有司議罪公察其情不罪然已有法於是令其
上司議之而止又小臣以親老請歸養許之公感其
孝使居鄉比仕者有卒被狐馮失常數日復既不可
使其帥令罷歸公偶聞之恤焉欲令還農以久不習
不可在邸給食待其出事他公性節儉寡嗜欲燕居
不容如家人子婦人玩好不縱養求器服從給嘗欲

西亭集二編 卷之十
枇杷投命邑獻之三年始至公悅修邸內不急事垣
屏多矣為藩經年皆能樹立無倒壞以省修費使橫
山重之布寢庭白砂重之使隸役以間稍運邸北川
砂十年始徧公欲無犯時皆此類也府事豐盛自繕
完戎備以至府人供億無有匱乏焉善和歌有集曰
蕭山詠草好武學達其術所著有兵法大成可否雜
記及射書射書義公所序也夫人生二男六女適長
子賴貞今侯也其母弟忠國出嗣本多氏是為姬路
侯元祿十年丁丑卒長女嫁中村侯第三女嫁出雲

別封松平美作守第五女嫁松岡侯餘皆夭妾氏生
二男一女庶公子賴愛次早卒庶女夭夫人後公十
八年寶永七年己未五月卒謚順敬夫人今侯名賴
貞字子剛官從四位侍從兼大學頭元祿十三年庚
辰九月更賜封奧守山世子名賴寬字子猛從四位
下若狹守好學乃自緝錄恭公譜謀時史所記及耆
老所聞見使喬屬其事喬受焉略綴作世家以備後
太史氏觀采焉

贊曰公既分麟趾之德儀表宗室之列懋昭祖訓而

西亭集三編 卷之十一

南齊書卷之七
一府之政克治矣可謂令德或傳

憲廟嘗欲使公為太老有關說者而罷周書命君陳
曰克施有政惜也不施之於國家元文四年己未

春王正月

傳

崔樓傳

崔樓其先蓋受醫眼神效方於異人東都初建來家
牆東隱市賣之何增田氏肆揭焉由是遂世不它
業無積聚貨日取給而籍都豪之間因乏焉及崔樓

頗好學名助字伯隣少壯事白石先生以詩稱高第
弟子白石先生詩名海內數十年矣然其人固志經
世畧恥以詩名家且自視高不妄假人率不欲人以
弟子受詩以故登其門至寡矣而崔樓獨以詩見奇
愛於白石先生白石先生屢歡其家乃見貯藥樓盡
崔令題崔樓遂亦自號焉崔樓已甚喜客酒肉無絕
席晝夜來者相屬既而先至者或偶過若有他期不
得即去後者既已雜然日夕每至戶室之間殆不能
容主人乃坐起其中衍衍然常極夜無倦即倦且露

醉在席假寐少焉寤乃復歡呼命酒坐不迎起不送不必為賓主容意蓋以相忘為適客亦悅其真率至則如歸家其家固已習以為常雖昏夜厨饌必辦或一日人不至僮僕乃憂主翁不樂即以便稱使詣其居常相善者招焉不得又適它不得乃又便稱使詣略相識者招焉不得又適它而後雖雜賓惡客必致所邀而止僮者率相屬道路或且一遇其所識過苦要之以至雀樓而後喜可知也晚以此稍貧而雀樓無它好戶室不全無修焉所衣一卉服而已率不欲

出行即出固亦不設行衣緼袍立無恥色至於飲食諸客之費即家人日所貲錢必盡令供之給足焉而不問其他焉故終能數十年如一日而不衰云雀樓既以詩名矣然脫落自樂而已雖稱好學亦且不欲屑屑為儒士狀則曰一賣藥翁豈欲沾沾自喜又且苟飾羶行以求人聚慕而又且倣韓伯休好名之甚故刻苦逃名為哉為之醜也有諸君唯可以與飲酒耳然氣好節俠有所守有貴客至與以詩所交則不敢謂己有之每言乃必推戴白石先生稱之曰匹夫

居邑屋而幸屬巷有此車轍亦唯游閒公子諸長者所辱賜匹夫豈敢一有可致之顧莫非白石先生餘恩已因至泣下雖其常酒間語或及白石生平乃必淚涕嗚咽足而後止始白石在時每歲必以八月望期會雀樓及沒雀樓追感哀慟每至其時聞隣里歡賞益不堪因私以其時為終身心喪忌日不它出引客悴然素食閉戶以終夕云其至慎亦如是人乃恠其時時小心與其素達有所反以此益有奇人之目雀樓以詩與吾黨鳴歸德高子式交善先是欲因

見余而且謂二子曰助承白石先生恩顧將以終身而又執謁詣見他一先生心固所不安也如何二子即謀待余至二子所而迎之則雀樓不肯曰既已有所欽而又故矚其有所適如薄而觀之亦心固所不安也不果二子乃笑語余余久既聞雀樓為人又大喜其有所守輒行至其家盡歡而歸後往還益知其奇如所聞而雀樓數徵余文余已諾之未果會今年六月雀樓小病病不數日而沒沒後諸友圖集其詩余遂作之傳為掛隴之贈且屬諸友令附其末

南郭集三編 卷之七
贊曰世之逸民固奇如雀樓而湮沒不聞者不可勝數余既悲其所親見略次其事如是然至其奇固又世有其人焉不以其詩惡能施於後世哉

南郭先生文集三編卷之七

南郭先生文集三編卷之八

平安泉 服元喬子遷著
東都 熊元朗華玉輯校
碑

伊豫國溫泉碑

國史曰

舒明帝十一年冬十二月幸伊豫溫泉宮明年夏四月
帝至自伊豫又據伊豫國風土記所載

景行帝嘗幸溫泉

仲哀帝亦幸溫泉

齊明帝幸時

天智帝

天武帝為太子諸王亦同從幸并

舒明帝

帝幸凡六云風土記又稱上古之時少名彥命病劇既以為死當時此地已有溫泉於是大已貴命用以浴灌少名彥有間乃蘇亦不自知病已去體起曰吾

假寐乎遂健步如故蹈旁石去其跡盖存云寔盖為

吾邦浴溫泉之始則地神氏世所從來尚矣非特見

賞於人皇也後乃祀少名大已於其旁為湯神又有

伊佐尔波神祠亦曰湯築後更曰湯月相傳

仲哀帝與

神功后幸溫泉

后因有身生

應神帝

應神廟號八幡宮故

應神帝為主因并祭

仲哀帝

神功后今名曰湯月八幡宮崇祀最大云謹按國史
 諸書所載吾邦溫泉所創莫先於此又考萬葉諸
 什國風所采莫尚於此湯之前故有圓石圍可三尺
 名曰玉石亦古歌所咏以為神代之表者也則立自
 太古可徵矣其諸神祠載在祠典
 諸帝行宮今御幸寺是也夫陵谷變遷桑海移易名
 存實沒蓋亦不數而此湯之出也蓋自剖判厥曠遠

者不知其始姑以所聞近者年紀尚且在地神氏之
 始至今數十萬載而不絕浴者起廢其效日新豈非
 造化凝精神明祐福者邪風土記又載聖德太子所
 命立碑文雖世所記聞然其辭不可讀義多可疑且
 其石不存今不可得而考據故闕焉尔自寬永中松
 山侯食封伊豫國溫泉在疆距松山治城東北二十
 里於是累世尊崇其湯及神祠及今侯源定喬刻石
 紀其事志傳永久乃典故所列足以徵文獻矣銘曰
 爰有溫泉在豫之土厥初養民自太古人皇錫寵

六降

帝武

神后禋祀，載震茲澍，天開靈滋，祉我東方。歷載千萬原泉，弥長養精，蠲穢疾疠，迺忘億兆一浴，壽考無疆，迺顧其側，神廟奕奕。

應皇陟降，於穆不斁，二神攸相，永護溫液，其永維何，有密玉石於昭。

先王誕陳國風，先民自古，其頌于隆，松侯受封，克敬神功，立石勒事，厥圖無窮。

豐白杵大禹后稷合祀碑

稻葉侯世食封，豐白杵，惟元文五祀合祀，大禹后稷于厥土，有衆胥議，其君蔽志，龜筮協從，士民咸喜，其祀壇而不屋，崇式社稷，乃建石表，墮邦人莊允，益作碑記，昭贊厥事，喬乃重以銘，其辭曰：維水不道，民亦聚石，帝之攸佑，乃又既作，曰若稊古，大禹底績，明德遠矣，匪直也，迹萬世永賴，罔方弗祀，匪比睢漳，遠乃可邇，興國聽民，冀其穰穰，邦君馨德，神格乃饗。

原濕底平農工乃即維昔攸暨時維后稷于社于稷配功比德言肇厥裡絜粢乃新維侯作福靡弗在民貽我來牟續古之人

刀禰上流以南修治告成碑

寬保二年秋八月東都近帶諸州大水水衍溢自信毛諸山而上毛武總下流受災極于瀕海至都之江東水留旬有數日浸淫尤甚者自漂溺外居民失業道殣相望朝廷既乃憫恤之大發倉廩賑給焉既而以其水道埋塞堤決堰潰田卒汗萊其冬又下命大

興役修治焉縣官給材屬役大小諸侯督則統政府遙制典農法司監司使者若干臨以董事蓋大役云長門侯以大國在關西受其之一於是使大夫廣定為植率國臣諸有司若干僕隸輿臺及私從者合千七百餘人而東乃到所分地廬居于野本末數所以視作治自冬十一月始踰年至今年春三月凡五閱月竣事上績朝賜侯服及視事國臣十三人時服白金各有差長門阪時存自役歸謂喬曰此役也吾諸臣者發也寡君命戒固已若曰各慎爾事罔有不共

南齊書卷之八
以從簡書若我封疆之事則民唯朝夕是共其聽不
惑乃有司者左右手指相使而已奚恤焉今承朝命
乃使各庀奔問官守既又出竟越在千里之外事雖
靡盬非復吾所能及也亦唯必體朝家恤下之德意
從事焉庶乎其可也吾諸臣者既奉以旋乃至則物
土方議遠邇度厚薄仞溝洫與我封疆異也則與他
諸大國同在事人士截然畫地而守焉而壤實相屬
水實相承固亦不可謂一彼一此吾何知之則行李
往來不得不數以相諮詢與我封疆異也諸臺使者

冠蓋相望於路旦夕逢迎唯謹與我封疆異也其巡
功也自溝徂瀆自原徂濕即所廬隨其濬繕移徙東
西無常居居則槍纍幄幕干振焚燎不得不備一夕
之備行則輿馬僕隸芻米屨屨不得不具一日之積
與我封疆異也捷芟薪石仰給縣官亦唯事期財用
每以待成命則計徒庸稱畚築非吾之素與我封疆
異也大水之後民猶夫婦墊隘乃一儻其上為役夫
而壯者固已隨功與平賈而且共承朝家周亟於無
資之旨使有數月之食以及麥禾自窮民始則至于

南亭集三編 卷之八
老幼婦女可哀尤甚不問羸弱一充運土乃朝荷一
簣暮與數錢於是日夕下來則纍纍攜負至者百千
成群於庭有司簿正稱事授與不勝唯不均是懼與
我封疆異也有是數者而加之上下千餘人前後五
閱月日在曠野脛不遑生毛固亦不無重脰疾疫之
虞是以吾諸臣者日夜勉思惕若不寧唯是賴有寡
君之教與二三大夫之慎終亦無有一事之廢無有一
一隸之病驩然相勸乃得以竣事而奉承國家之大
役尚亦有辭於反命不亦皇天眷顧所及乎因相與

謀是宜壇以告成而歸而有鷺宮之祠在其地蓋祀
典所命也聽輿人之謀曰何必他營於是俱就再拜
誓首曰曾臣長門宗廣受朝命奉役其官臣廣定及
某甲等實先後之乃以天明今既克集大事無作神
羞敢告既以告矣願復具其始末勒碑鷺宮以貽永
世喬乃承其所屬爲記如是凡長門所受役乃禰上
流以南而北盡其塢水自西而東則其地上自武之
兒玉郡久久宇並水下至州之埒玉郡間口十五里
而又自間口折至羽生騎西之地斜界糟壁驛東南

坼出五里南北亘遠者十餘里在西上則自州之榛澤郡橫瀨迤至上毛新田郡前小屋六里其次目州之幡羅郡江原迤至郡之儀瀨五里今一里十古制之里則東西大率二百里南北五六十里若八九十里堤壞修補小者百餘所大決者雖繕補客土更築率長八九十堵橫三四十堵用夫十五六萬浚溝澮九十餘所在羽生為大渠而長三里用夫十一萬在騎西渠益大實刀禰故道而所浚三里餘用夫三十萬其他川防陂足薪石竹落之功大小七百餘所凡

用夫百萬餘云自國臣有司視事者十三人至所屬士凡百四十七人私從八百十人卒隸以下七百五十人合千七百七人其十三人姓名別具寬保三年夏五月平安服元喬謹記

河合寺碑

河內狹山晁子君采以邦大夫世采其封南河合邑邑有河合寺邑名焉記曰古者

皇極帝二年勅建列朝相繼奉信增修以至南朝最為崇觀與州之觀心金剛兩寺屹為三大剎勅

百集卷之八
數奉禱事勝國之亂諸閣壞廢大半而其國宣及
楠氏所令手書至今藏鎮焉晁子之立碑於此為寺
觀微乎存乎曰否為尚楠氏也何以尚之為楠氏遺
愛也古者楠氏盡忠乎興國正平時南北戰爭數十
年矣誠節貫天地知略蓋四海恢復之功雖不成全
其子其孫三世志業不渝實與南朝社稷相終始焉
天下後世至于今時莫不感激出涕喜言其事焉是
為遺愛也為楠氏遺愛眾矣曷為獨於此河內與泉
攝當其時楠氏世守也前此攝有湊川碑泉則未聞

焉爾而河內其所基據遺愛尤存金剛千早城趾也
何以不碑焉晁子曰吾嘗略行金剛千早一石不存
噫蓋竟外爾蓋河合碑則晁子遺愛乎我也遺愛乎
我者遺愛乎已也因祖之所逮聞而石乎私土甘棠
之遺焉往而不愛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楠氏
之功德天下後世至于今時莫不感激出涕喜言其
事焉所見同辭所聞同辭所傳聞同辭是謂口碑備
矣不必具列其事則不獨其遺愛也寺觀雖微乎存
後此以楠氏重則楠氏之亦獨遺愛於此也此立石

辭集三編
卷之六
九
之志也

矢口新田神君廟碑

昔

元弘帝出居南山足利氏立

光明帝于京於是南北分朝諸國各據其黨戰爭數年而新田氏舉族勤王南朝宗人左中將源公義貞卒其族衰神君者中將公庶子名義興勇氣掩世延文中以兵衛助為

南帝密徇東國勢將復張先是足利氏使其子基氏

居鎌倉令關東畠山國清為副時共出次武州患之畠山以幕中士竹澤嘗事神君因使圖之乃陰共謀佯與竹澤有隙逐之竹澤使謂神君曰臣無罪見疑於國清若得再事舊君願有所效神君納焉乃飾美女進之有寵既而請饗己家因圖害之美人有夢惡懼止神君不出竹澤不克果而神君亦不猜近之乃又密請畠山使江戸氏二人助焉亦佯逐之二人因竹澤來神君納焉於是二人比事焉勸襲鎌倉且曰有衆難襲使分士卒先神君至矢口津從者十三人

耳竹澤預與舟人謀竅舟而塞之使待于岸既而神君與其人乘焉中流舟人佯失墜船具於水沒而求之陰去其塞泳而逃水入舟將沈竹澤江戶夾岸伏甲噪而出神君悟既不可為乃怒呼曰吾為厲報女自屠其脇腹而沒十三人從死焉後害者至津雷電晦冥神君介而見皆死厲見不已津民懼乃為立廟追祀其神至今四百餘年人猶懼威靈不敢褻慢云今年寬保甲子守山侯源賴寬遣使立碑自書篆額乃又使元喬據舊史叙其略勒石係以迎送辭其辭

曰

霹靂激兮電揚光龍車驚兮玄雲翔神之至兮歟亡常儼如在兮水中央被犀甲兮張彫弓既一怒兮奮鬼雄仇且殪兮懟未窮將以愴兮茲壽宮蒸肴醴兮采蘭蕙潔余祀兮神無濟固既毅兮勇以厲掃妖氛兮永不替水澹澹兮清以冽往又來兮羌可濟良辰和兮天門霽顧余降兮雲之際

墓誌

備前中野湯淺君墓誌銘

按湯之祥所狀湯淺氏之先播磨人文和中仕赤松氏有軍功遂世仕赤松氏十世之裔諱某稱佐渡佐渡君曾孫諱宗白稱右馬允自佐渡君至右馬君凡四世當天下戰爭時亦皆以武功得名國家一統赤松氏國除無後池田侯之先國清侯聞其名聘召右馬君來仕自此臣池田氏及興國侯芳烈侯世見眷遇正保三年丙戌卒有子四人其季諱心俊池田侯初封因幡時生其地長為行人芳烈侯翁主為一條左府公夫人在于京師時制公侯女出嫁必選謹

重之臣遣外傳其所適於是遷事一條公夫人于京師若干年好詩賦與京師諸名儒交歡唱酬晚致仕歸備前岡山作遺訓以戒其子而卒子三人伯為從父嗣季早喪仲嗣寔為中野君君諱英字子傑受邑備前中野狀所因稱也年十六近侍芳烈侯稍長為行人數使他邦無辱君命曹源侯時累遷積勞嘗與之福山正經界告成東都官賜時服白金他又數督察重事晚為執法從今侯數赴東都以多勤勞賞賜增祿後告老侯為其老成不許歷年固辭老病不

堪職享保十六年辛亥致仕時年七十七備前尤重
執法職自祭祀廷禮蒐狩武備獄訟賦稅百尔政事
無不與聞君在職十八年平詞訟寬囚罪推賢才舉
淹滯亦皆仁恕為先專修先侯遺法尚仍舊貫凡有
建言苟務變更者一切抑止不行曰不有先君令德
昭明者乎何用此才諳自喜者為然內尤精鍊吏治
故臨事無有過失自記國家故事典刑數十卷人無
不取法臨辭職授新代者舊政之要以從事君為人
恭儉家事無不治性孝每誦其先人遺訓未嘗不泣

下自壯至老無聲色之好素有酒量然非君命飲似
不能醕半觴酒人謂非其任皆以其遺訓所深戒也
其終身謹孝如此輕財不憂窶與人語無一言及貨
利事初以其先世大家家富累數千金及君分財視
伯既出在他乏用乃以金銀器物凡室所有三分之
讓其二伯氏餘亦稍施宗族至於殆盡在職絕賄賂
私謁以清白自期而夙夜恪勤不辭勞劇至議事未
嘗不正色辨論之而居恒率不伐功似不能言者其
澹然不競亦如此告老後凡六年閉關不復一出頗

愛花木手自種藝或園基閑事耳壹以是終以明曆元年乙未九月十九日生以元文元年丙辰十二月十七日卒享年八十有二葬于國東山其先塋之側初娶彥阪氏早卒再娶河原氏又卒皆無子後娶龍氏有子二人一女天一男名元禎字之祥嗣家襲祿之祥自幼好學穎悟特達初君欽尚東都學之祥未弱冠乃命遠修贄余而學焉後之祥嗣從其君東行乃時時來見一年親知其問學進取有超世之量於今著作日進博覽不倦孳孳成其大志云君卒之明

年之祥遺書請余作其誌銘曰不肖得事先生實先人之志也且先人平生欲寡其過而今已令終若賴先生以死且不朽願不肖藉此萬一得小報罔極余比歲老困每謝四方著作之徵然以之祥故不可無言乃據其所狀敘述一二遂作銘曰君之德之令顯之者誰居人不可無克子亦不可無其墓

墓碣

香月牛山先生墓碑

先生諱則真字啓益號牛山筑前人厥初出自香月君小狹田彦四十三世之後曰香月七郎則宗又十六世曰六郎諱重貞為先生考先生少學貝原益軒又師鶴原玄益受方技書極其旨遂為醫及壯游事豐中津有男子乳出汁如婦人者舌生毛者產後不穀食唯嗜肉者皆從先生治得愈名益起旁諸大國更請診治從中津侯朝而東東諸侯及名公鉅儒莫不敬服其術若學之精者在中津十四年託病而行遊京會大覺親王病舌瘡半年諸醫百方不得效召

先生先生曰鬱痰爾法當吐之諸醫憚其毒爭持不

決事聞

太上皇

上皇詔使從先生言先生乃施其方法吐痰斗餘病去言笑復故更調兩月而安於是人益信術益行先生在京所相善自伊仁齋諸大儒至諸山高僧名高一時之選莫不納交聲益籍甚四方來受業者常百餘人先生乃築醫仙堂圖揭所欽古先六人各題其至言而其字與扁署皆臺閣公卿為手書人傳稱為

榮在京十七年小倉先侯聘召不起辟其侄則貫監
書記事於是先生偕來以客受養老稟給侯重其術
歲加賜與以待之至小倉今侯遇益盛醫倣益及隣
國先生復營醫仙堂以居至老書不釋手所著書凡
二十三部多行于世年七十五老焉曰吾事畢矣自
今而後雖生猶死遊魂行尸其豈與人間乎乃器用
財賄悉分諸親故而後卜葬地制棺槨以土伯曄仕
小倉同其業相善請為志其生平作木牌刻之先生
不取妻妾無子侄則貫先卒其子尚幼先生乞令受
業門人貞菴受其稟給以待侄孫長貞菴名則道乃
冒香月氏以父養先生後十年先生八十五以元文
庚申三月十六日終于小倉葬于國城東圓應教寺
門人共議建碑土伯曄乃助貞菴遠視其志請余作
墓銘先生生平醫倣特異與所著書目皆具門人所
傳及伯曄所志余乃略據其狀繫之以銘其辭曰
術之在人意之在書自西自東名亦不虛

識愿卿墓石

惟恭字愿卿父即所為識服元喬母井出氏享保九

年甲辰正月二日生于東都南郭寓居自幼無他弄
好常從側觀父所業八九歲未就教習即已自取簡
冊讀之一讀不忘從此常默有所讀父竒之故不自
授章句從其所為以視好尚稍長志尚益竒默讀益
多而口未嘗言所通父亦未始問其所涉何書時試
討論或俾助考索以視其所至至十四五歲既自經
史暨諸雜家通涉殆遍未幾所與交俊傑之士自父
行多就正焉繇此業愈相益進元文五年庚申三月
年十七罹痘患乃以十一日夭沒相與上東海寺少

林院後山為羸博葬焉是歲將冠未果先是諸友已
字之以愿卿於是斂以成人服以成其志不殤也既
石表其墓余乃左袒右還三號而曰兒汝之孝順汝
父母兄弟既不遇以常見汝安之所遊諸友亦皆愛
汝不唯諸友愛汝因茲益復相傳亦皆稱汝不侮以
豚犬殆俾汝父有有子之聞則不唯汝父為愛所蔽
自頌其苗人不聞其言可知汝安之獨秀而不實雖
可憾焉人之在世無長無短隨化而盡獨有死而不
朽者而已而陳人徒壽不可與焉何長何短且汝志

南野集三編 卷之八
所在諸友已知之汝所與固已俊傑其中必當有顯
當今傳後世者亦必當不使汝埋滅汝安之少林之
後海嶽靈秀誰神不安葬之薄非不慈汝頗知禮亦
知汝家之有凶雖幸依諸友之力不可踰焉且汝父
為作此文汝其安之

萬殘君墓碣

萬殘君卒翼之父也余弔焉翼之哀戚稽顙如有弗
得焉曰傷哉生我苟立名以顯父母人子之道與羽
也不肖既凶有焉抑亦望其宰如猶且幾有所附諸

長者人子之情已羽也不肖不敢請也為羽也父者
不亦哀乎余既悲其意請觀其譜譜曰其先伊賀人
本姓高木氏號中服部高祖某字喜平次天正中明
知之難

神祖由伊賀間道還喜平次與服部族衛送之于勢
白子受賞自此仕

神祖勢長島之役戰死曾祖某更族中野奉

台陵祖某父某世奉陵君諱盈隆本太田氏來為外
家中野氏子寬文二年正月生以元文五年十月朔

卒年七十九葬于東都增上寺中淨運院先卒之夕君夢其伯父與君名萬殘因為謚號娶近藤氏生七子一男四女先逝其一即翼之名羽君耽書籍善劍術性和順好施至所自守泊然不營克終其命故亦得使翼之專成業余乃為翼之作銘曰
父以子顯亦教之善也

雷山先生墓碑

先生望月氏諱震字百里號雷山一號草菴為人剛毅少好武習孫吳而家既為鑿六世則比弱冠折節學鑿亦其執志壯日夜讀方書窮力該通乃七劑所投莫不應變為用議論頗尚東垣丹溪後又好童科為小兒鑿中歲以術仕高松侯直言不用而去後仕丸龜侯以終初娶吉田氏生一男一女早夭男即鹿門君也始先生伯父甫菴君卒時其子元椿君尚幼先生受遺育孤愛護備至元椿君早卒乃乞鹿門君襲其朝祿吉田氏卒娶田寺氏生一男名草玄字子泊為先生嗣二女一夭其一嫁鑿官關本氏先生中遭家甚窶而惟災十八移居十二方其元椿君早

卒鹿門君幼嗣每率家屬艱虞往來殆將不給數矣而志益固然亦漸圖家計不至育鞠乃教養鹿門君於其中日俟成立卒得以濟焉鹿門君名三英字君彥今已以侍鑿官法眼術業籍甚稱於朝野則先生之力為多焉先生既以剛毅不撓終身立志然雅性好和歌自少至老耽樂不渝每乃會風人探勝槩欣然忘憂頗以見推乎搢紳間晚兼好禪其將終使孫女在側彈琴曲終奄然眠就之則已逝矣亦其執守可知寬保三年癸亥四月六日卒于鹿門君家年七

十有九葬于東都淺草壽松院鹿門君業餘兼好文學與我黨交二十餘年元喬與先生相識久矣乃襄事畢銘其墓曰

剛毅幹事君子成人柔克相雜是以近仁

容軒先生墓碣

容軒先生諱義和字子嚴容軒其號一號洞巖又稱太白山人族本新田氏出自中郎將源義貞父親重世臣仙臺母金須氏承應二年癸巳六月七日生于仙臺甫六歲先人宦遊京師先生在家學字其兄日

夜勤習比十歲既數代先人書稱夙成又工畫藩有
佐久間友德曾祖修理某有勇名最善畫仕藩先疾
貞山公時得寵祿為公所器重遂以畫世家及友德
無子即乞先生繼業年十七於是為佐久間氏繼宦
仙臺中年坐事將家徙外地備歷艱難衣食不給泊
如也教授鄉里唯樂爾三年赦歸從木齋先生受經
再仕先疾青山公校勘年譜公將擢用會公即世先
生時年六十有八乃致仕而退先生嗜學且留意書
畫始遙通贄京師松竹堂為師後又參以古帖及古

書家遺說而書益進人盡珍焉凡與人書知古則自
先生始其作画亦有法不屑為流俗庸工皆以閱學
有所考也為人介立厲操以其學頗晚中年後日夜
手不釋卷自居閑益講學不倦誘進後輩又好古興
廢州之壺碑曠世無識者先生乃摸勒傳于世又志
奧羽風土若干卷他所著百餘卷藏其子家云初先
生長子義方有才學志四方不歸次女配人於是先
生無子養鈴木氏子嗣仕晚生季子義質字子敬繼
其學業先是先生與祖來先生相酬答時余既聞其

為人後貽余書請子敬業益得熟其人元文元年丙辰二月十一日年八十四卒葬于邦北莊嚴寺既而子敬請銘墓余乃受狀略記其人繫以辭曰
迹文翰見其仙殆庶乎郭恕先

南居翁墓銘

翁之狀版美仲既誌詳之其子子信又請墓銘余余未識翁而子信之孝著夫鄉黨乃為之銘曰
既世且業里仁為美家之不匱錫以孝子

守山莊公墓碑

公諱賴貞字子剛水戶源威公之孫而額田恭公之子也母順敬夫人小笠原氏恭公已分封額田公嗣焉元祿中移封與守山官從四位大學頭遷侍從晚以宗室耆老特拜左近衛少將時以為榮始適欽定夫人峰須賀氏無子先喪庶氏所生公子七人女公子六人長子賴尚從四位丹波守初為世子已而以疾廢次賴寬字子猛從四位若狹守為世子襲封守山復為大學頭次賴恭為高松侯嗣次定賢出嗣高田侯之後移為白河侯次賴濟為長沼侯嗣長女適

懸河侯次適宇土侯次適村松侯餘蓋天云乃至孫
 子女與內外子婚燕昏作羣振振如時以為昌公性
 雄壯好學兵法弓馬武技皆極其至毅然專以國家
 干城為任英氣充塞終始不撓蓋以直養故久不懈
 于位乃以宗室耆老為朝野所推尚多男子亦皆分
 職其福之全於時諸侯稱少儷焉旁善書画晚頗愛
 禪號義山亦稱直旨與諸禪客為方外交以相樂焉
 延享元年甲子八月三日逝公以寬文四年甲辰生
 享年八十一例葬常州瑞龍山先塋禮也謚莊公銘

曰、維祖維考維邦之藩佐事上帝既配在天公其陟恪

於昭左右宜爾子孫不顯世守瑞龍鬱鬱松栢丸丸
 神無不之亦公攸安考終厥命克配先侯臣子攸詹
 若斧者丘

南郭先生文集三編卷之八

南郭先生文集三編卷之九
 平安
 服元喬子遷著
 東都
 熊元朗華玉輯校
 祭文

祭兒恭文

兒恭死既葬東海少林之山余乃之望其隴設薄奠而告之曰兒兮歸來骨肉既復于土乎若冤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無不至矣不來嗚呼兒兮汝生之初吾與汝母顧復異常隨長神彩動人觀者無不愛憐

汝之聰明况汝父母乎爾來之死十有七年雖則日月迭虧汝之朝夕孝慕汝父母汝父母之朝夕撫愛於汝未嘗須臾廢離嗚呼兒兮今而何之汝之得病三月五日邪雖父母唯其疾之憂吾之踈慢謂汝之前未有病兆偶六氣不時所使耳尋且有瘳何圖不數日為劇忽至不可救乎雖痘之棘暴亦極矣汝之將終動左手以索父手動右手以索母手汝之生平孝慕亦自悲其永訣之如剖乎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汝將不堪彌

留之困而絕于口乎時已失聲汝口雖不言吾心方知汝之情不覺欲慟顧慮汝母之驚而哀絕以爪指掌忍而吞聲再三痛內刻骨既而聽汝母之哀訴不輟則對之欲慟俄而吊客齎至慰問旁來亦皆與汝歡好淡思汝之生平淡惜汝之敏才想亦其悲心達於中誠因益動吾哀則對之欲慟而吾忍而不發心裂肝推甚於痛哭叫哀既恐西河之喪明且思東門之達理中夜寤辟廣志自弭顧余之初吾過矣吾過矣吾昔嘗謂吾之僻好我業務博積厚而不要所卒

又且傲帚自享甘心為世棄物矣猶且自得其愚以為吾於我業父不能以喻子子亦不能受於父奚必萬一僥倖吾子是傳唯幸朋來從遊同好相然亦必有逐我臭者乃與之論其心而樂餘年耳是故汝之稍長猶未以為可窮其奧汝之嬉則任汝之戲汝之能則亦任汝之嗜好未始有訓乎汝是不唯遵古相易教之易道謂朝夕我業能為之乎亦自造之不爾凡子奴才亦各從其所好而汝之天性何從而得闕視哉唯我業是能言唯我業是能為沈潛群籍博厚

是意非有問不必言故吾亦未知其所至然已察其所志非輕俊浮華過竊夙譽之比以故比年所試從遊諸豪亦多推汝益友吾亦私喜以為父既不能以喻子而汝自喻之子既不能受於父而汝自受之天衷所付儻爾誘邪從此吾每言必以汝為質每校必以汝為對考究之勞書寫之煩朝夕唯汝是代汝常笑吾老拙多忘相言以為戲謔吾常愛羣才之英以為樂事况汝於吾膝前能無相樂哉今乃一旦奄沒萬事已矣雖天所奪嗚呼毒哉命之窮也如是忽顧

前十數年無為吾望爾也乎百爾所思果何俟哉天而付之木天而奪之齒吾又何言吾又何言汝之太夢已覺矣吾夢中上夢亦覺矣唯吾太夢之未屆兮情累紛亂奈何可解及發汝遺篋閱汝所研小字所抄幾數十卷豈以為備他日考據而大富著作之撰哉其目所涉經史諸傳以至雜家類編莫不該覽廣援吾嘗不欲入小成故戒少年迫促強效寧越而常見汝之默讀雖從事于學亦未甚愒日吾乃安之不問其業所積之實而今乃視汝之遺雖心隨目通五

行並覽非復數年之所能為則始自悟歲月有限無有是理而如是亦無壽類已乃信汝之短促司命所使也自初得汝吾常怪奈何天幸如是然亦顧吾之薄祚未嘗不恐汝之不壽無社天之不吊今乃果爾汝病未劇也吾在汝枕側曉夜耿耿乎寤偶展開座右書信手取之得汲冢周書太子晉解吾時悚然心惡之其中有云王子問師曠人年長短師曠對以王子不壽王子曰吾後三年上賓于帝所汝慎無言果年十七而卒嗚呼不數日成汝之讖矣命哉天之所

隲也若使汝先今數年而沒吾雖汝是憐不得虛飾
 以言焉諸友汝是愛亦不得過實以傳焉若使汝後
 今數十年苟無可言無可傳而長壽以死邪吾與諸
 友無如汝何嗚呼汝之垂成不遂其志則可存吾雖
 老憊為世棄物後汝一日汝志是成汝事是言况乎
 諸友豪傑同好寔繁左提右挈助吾成汝恩吾因茲
 幸而不朽汝亦不朽付墨洛誦相傳以永久則吾尚
 何悲兮薄祚汝尚何恨兮不壽既以自解因以告汝
 之靈嗚呼兒兮尚饗

引

講四子引

依古治經所見之異也顧視宋學唯是析理一家耳
 而自四子成部大行于世凡海內外學與不學無家
 不藏即課童學多訓宋義惟授遂且口耳是熟乃子
 弟之既就離經亦即率由今乃諸君子在其習成之
 時雖曰姑又非吾所遵則舍而不論人之以待問待
 我遇言數窮不亦近乎固乎且其依古治經蓋千有
 餘年衆論紛拏必又彼此相覈乃足以自信矣則彼

所宗不得不一究其義也考亭註文稱其理密察一字不苟即析理家尊尚之至謂聖人復起不易是言亦因心醉其精嚴耳既有所立一以此推添設解字隨義詳略而後內外體用無往而非其理契之六經若無不合通之四子若無所壅學庸二序首演其所宗因寓承統之意章分節次用力二書伎倆所在思既過半而後四子相貫以備終始孰無御有可謂極意矣頗復厭其支離即析理家相尚亦以是爾苟攻其書是究為得今且嘗試先據其所立拔其所本則

讀

讀郭注莊子

衆義空集自我處分唯所指揮當其局者猶有重外也奚不可從旁制之乎

蒙莊子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且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已可謂太史公能知莊生矣後世附注蓋數十家曷嘗不自謂得其玄珠然其書辭往往故作譎怪玩世固亦一家言不可類推加以邈古儻有一二轉訛錯脫固已不可攻焉而大抵後諸注家每以箋釋不

全為慊而覽者亦責其備不已而後務多其說強拘相軋率苟而已近乎遁辭則彼之與此均乎不通也至其演玄理固自惚恍無象言者可言孰知其極如塗塗附亦終歸乎不可言已且莊生騏驎奔逸豈猶可及後之蠅附者哉其神而有知故當獨笑於無何有之鄉然莊生既已洗洋自恣曼衍窮年後之因此逐影搏空不可極止亦其勢尔而所謂其理不竭其來不絕芒乎昧乎未之盡者莊生大觀千歲之上蓋預言之郭子玄亦清言家耳當時多已因此誇其超

詣而其所言者特未定也則未知果且與是類乎獨要其會歸事事不必曲說可稱有識故亦得令辭遁上乃懸河寫水不獨見推於古昔迄今亦可以孤行則吾有取於郭子玄

題跋

跋滕公艸書墨本

猗蘭滕公艸書咸稱絕妙而以其不可容易得為人情飢渴益苦難得也益欲得之多方矣有因烏石之瘴瘼成以圖墨刻者丁巳之冬懷仙樓再成諸子會

飲滕公贈詩適至即展開之烟雲縹緲殊極變態烏石因乞諸主人而刻之已成神彩飛動毫不損焉刻亦工哉此可以弘其觀但未知世書家拘執能知此真仙中物否

跋稷卿詠古卷末

稷卿豪氣磊落酒酣以往每攘臂談古決皆植髮固復以是下數斗俠烈哉今所詠古跡使人感憤不已稷卿固淡於詩而以其氣發泄之古之詩史有若是者其事余所見與未嘗見亦皆歷然史乘乃文以雋詠以今論之亦已有可長太息者

題詩書序首

苟為學有不由詩書者乎自紫陽家學盛弁髦其序凡海內所刊髦士所習多已依其所定焉則子弟之不後遂至乎有不知詩書序為何物矣其徵否姑置耳文辭溫雅亦可以視古之言乃初不知而可矣乎先是時見于子迪在護孰讀書何歸耕南總爾來十餘年杳乎不知其猶尚帶經畝乎近校刊此序寄以徵言子迪欲皇甫我乎老夫耄矣無能為重矣

即此書之重也。蓋亦有裨髦士，則子迪不廢業，因以
睹焉。子迪何所假人言。

烏石書碑帖跋

烏石山人書名日盛，而其徒巧作墨本，苟有完篇，必
墨而帖之。初是碑新鐫未立，烏石之徒私欺石工，輒
就其偃急，打數本洗刷，其跡不令人知。然後剪裁作
帖，乃始示諸眾。及其之覺，眾惆悵焉。既不可復得矣。
物先生碑，猗蘭侯文人愈欲之，而其不可復得也益
貴矣。余乃為跋其帖，好事也。夫二三子亦是風流罪

過尔

題爽鳩遺詩

爽鳩子方卒，後三年，其孀氏錄遺詩若干，貽余曰：吾
夫之在也，詩未嘗有稿，亦唯未亡人摧殞之餘，無不
知有求而弗得，乃日夜先人之思，煢煢今唯無一及
矣。今唯無一及矣，其豈忍須臾忘平生靜好先人所
以樂者乎？念茲在茲，是姑又從所臆而錄也已。已而
詩斯存焉，吾先人則蓋不欲焉。未亡人又何敢自慙
是遺焉，唯是子之言是求。先人嘗有志也，而今且已

矣乃瑩瑩一不可得也姑舍是亦終蔑由已矣且先
人果不欲存焉乎未亾人何知乃愀然曰先人不欲
棄而不錄亦子之不請而溘焉沒地無寧先人若問
及是事將何辭以對之過存亾害其存乎不存唯子
其有裁焉而後未亾人有辭於地下矣未亾人唯酒
食是職何敢與知諸君子盛事乎亦唯子之言焉依
可以存矣則其誰曰不然則未亾人之願也余乃受
讀而悲之子方豈自以為不滿乎子方前已與護之
盟有年矣余亦孰知其入矣今誦其詩亦猶見其人

子方豈自以為不滿乎且子方在也為列國大夫賦
詩示志如斯與乃足以為文矣固不可以技人視之
是子方也亦足以觀為護社之人矣子方溫雅好學
詩畫音樂常以為樂文哉其人也孀氏亦習彤管氏
之學昔嘗瑟琴於子方秦晉之匹稱難得焉而今也
則闕焉孀氏之極哀不亦宜乎余既悲子方亦受孀
氏之託乃言其事以令成其稿焉

題蘆隱稿首

滕君淳民居于江東蓋自稱菰蘆中人乎淳民乃讀

書於其中興之所趣為詩若文遂集自題以隱矣淳
民西城史儼然朝士非隱也何以曰隱淳民為史十
數年不調非無仕也則怨邪非也蓋自樂其志也夫
人志固不可見已然苟讀書抱君子之德矣大焉則
曰堯舜其君小焉砥行立名顯於當世亦皆有所欲
為矣而時與分非為之所能為焉故君子知有命然
既已讀書抱君子之德矣衆庶馮生不可從矣夸者
之權貪夫之財於我如浮雲衆人熙熙我獨異乎各
從所好也而後居則其發於歌詠著於文墨乃為之

不得為也我雖不酬哉其志蓋亦有所在也而不知
者即謂之傲我所不恤焉是吏而隱者自樂也怨是
用希則亦古之道也淳民既世食朝恩四體不勤
五穀不分乃以掌書之暇泊兮寓隱於菰蘆中以自
樂焉可無言哉此蓋淳民之志也睹其稿可見焉余
以斯文相知亦十數年矣因其微以道其所知如是

題州彙

物有未始有為為之又未始誇示之為唯其好尚欲
罷不能姑又規古於今以嘗吾技危得危失之曾而

樂不可支則志之不分吾何有意為與誇自為耳一
生二生三生萬自此以往不可勝數則比類而
視之亦不自知其成矣人與其名以稱全備而後用
之不可既者夫烏石山人近日艸體漸入晉人佳境
乃枕藉之餘掇乎諸帖擬以玩之積斯成彙編亦其
技所嘗累丸之習無失錙銖其徒乃得其隨成喜以
相告至乎刻以取法若強山人必著書則不成非以
其自為邪故能成其用好尚所得功亦博夫

松貞文墨譜跋

物不世則不精故醫善二世然疇人子弟守之世而
已物非有實甚好則官修其方即秦龍氏焉能擾致
水物乎既有所好矣然亦人不必才故物之述者不
必巧此三者松貞文於墨畫之矣即宿其業朝夕思
之能求其法精與巧無不極其至方余所視世無墨
也非無墨也夫人而能為墨而無精物也夫夫人而
能為墨而至于精與巧貞文氏一人也其有才而篤
好而增修世業加旃以文絕倫益著矣故上自
天朝以至樞紳君子及海外人無不字于世其譜所

稱文獻可徵也夫既可徵備矣則不才小言附斯贅
矣且余固陋僻於世久矣有蘄必辭而貞文數求不
已惟其有才而篤好加旃以文而數已親聽其增修
世業之說盡心窮力實絕傳倫則心已歎服難乎終
辭乃又繫其譜末以是言

題鷺湖詩卷

鷺湖諏訪湖也以其邦君鷺湖侯篤好風雅與其湖
則信之奇絕顯於疇昔知不知見不見人爭詩之邦
君為主悉集侯家日者芙蓉萬公在也為侯選其精
而後其卷潔清始可與湖中冰雪鬪矣侯今刻藏焉
以供風雅之觀而萬公逝矣遂命余使有言夫湖雖
巨浸固已奇絕寧可不擇細流以污其物乎萬公清
鑒蓋亦徹矣

題左傳白文

欲明左氏必質杜氏欲通杜氏必該孔氏人皆曰予
知之既知之有弗讀既讀之有弗究優而柔之饜而
飲之必如元凱氏所謂乃始為升其堂矣弗讀則已
吾黨之士讀左氏者志亦如斯曰如斯而已乎曰未

蘇東坡集三編 卷之九

也未入於室也夫讀書乃依乎章句從於訓詁階之
由已亦有不得已焉者夫既升堂矣籩豆之事樽俎
之間物大可觀猶且欲窺其室尚何局趣陞楯之下
為乎麟經已上難為言矣唯是左氏孤行學者白首
紛如猶為難明有此刊者其知斯道乎且文章之難
何謂難學古之能至其域為難夫古亦博矣大矣而
有言有事考諸典禮而識其大者徵諸人事而識其
小者華而不浮簡而不踈者左氏也則非獨羽翼六
藝而已即綴文之士資焉若取諸府雖然是猶易見

耳至其行文之取道幽遠希微若不可企然故望之
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先民既歎其難入
而豪傑一二或有遊其域者吾胡為自畫而不進焉
乎倚於道者不得于道南越之極有建德之國願行
者涉江浮海送者皆自崖而反行者自此遠矣故捐
爾舟車去乃徒從然後可以遊其域是之謂神化又
曰人弗躬飲食鮮能知味也句之乙之自我為之自
我為之乃可以逞此亦為屢足之道也獨鬻者苟焉
刻畫少不颺可憾焉耳然愛淡者忘其醜且我目力

既入簡札三寸能學不瞬凡讀書皆爾苟得志焉無恤其他

題十八史略

昔初讀書父老教以覽十八史略時童子何知不解者半唯其言是敬從而朝夕目之既而至於三復約之鮮失心已若髣髴乎具一宇宙稍長頗貪博涉乃群籍之圃前有進獲之利轉索不暇且以為童習小物不足復寓目耳然尚友之道必論其世且當時次入紀年大編諸嘗一二所歷則暢然若望舊國者十

九蓋有所道爾而人情謝前功亦不自覺其所由乃爾近偶傍觀小子讀是編顧念童習殆將四紀心目恍然忽復有悟以為以後得益多棄曩所得薄矣乃因所感且志吾過以語小子

題明詩碎金

周人上輿輿輶異工一器而聚焉式較軼轡名分數存而又轂與輻牙各必有取蓋審之又精矣字之於辭辭之於詩止論參稱乃上於不失職則必自取材始也是書之所以分擇與諏訪戾篤詩必於精也既

用自擇焉亦使人擇焉當其有車之用既具巧者和之則是能與人規萬爾侯意其在斯與

題明詩韻礎

碎金既類又分韻礎亦猶輪之慎爾殊為可察爾欲其僕屬而微至也辭之所利詩之所行者韻近乎載於地者輪人異職也不亦愈益精審焉乎則各題為證

騰寫土佐氏妖怪圖跋

龍寶山真珠菴所藏土佐光信妖怪圖卷蓋奇跡也

東海妙解浚公遙倩京人望玉蟾騰寫之既成而至余乃得與覽焉展開三復妖露百出而名手變幻之巧盡存其中妙不可言誰謂鬼魅易画乎夏鼎百物之精蓋不得擅跡於千載而古人所謂天下有至神之妙至靈之怪則懼其画妖耳余嘆賞不已或從側嘲余曰欲為干令升乎孔聖誠語怪神而子之說而不休余不能對少焉乃哂曰蘓長公之談姑又妄言之耳

跋廣澤書卷

余弱冠與廣澤先生滕公謹俱事一藩也公謹既以老成稱宿儒先生則父行也而其人磊落不為畛畦乃以文雅時受忘年之交後後先各去藩中間三十年奔走之不遑不得相見即一再見亦稠人中不得道故前此十年忽見訪草廬曰吾老矣不幾見故人故來見爾而磊落如故坐談移時亦皆數十年前之事相泣而去余乃欲詣其青山居復尋舊歡時事相迫不果歷年而公謹逝矣悔恨不及浙江家藏此卷飲中八仙意象不局云嘗親受之其先逝一年發興而書書殊磊落猶見其人蓋得意之跡也其逝年七十九云距今又若干年余亦既老矣不能無感於往舊陸生歎逝之感覽物而興懷爾

南郭先生文集三編卷之九
 蓋野意之極也其並年
 於十八云明倫又萃于其亦明矣矣不非無也
 折肱對主煖遊之想實感而興刺爾
 南郭先生文集三編卷之九

南郭先生文集三編卷之十
 請個蓋其文前而對
 之論神心知罪何賦然平安限何服元喬子遷著
 東都 熊元朗萃玉輯校
 書牘

報山子濯

向者始辱書貶過蒙推與不棄卑陋賜示佳文愛顧
 之隆一至於斯乎先是十年乃以大藩人士之盛時
 時與次公望之論之即二君每言未嘗不先足下此
 時已聞足下方講業上都且有遂東之志不佞欽遲

之私不覺引領之疲既而又聞西歸無日東遊不果
無緣迎接至今悵恨爾後瀧生東行亦先為言足下
才學兼達之狀欽羨不已益以前時無緣為恨及今
年田生再東乃致足下愛顧之辱并書貺領之顧不
佞十年跂予私情至今不遂乃今反得遠惠之誼則
不必問傾蓋一時有如舊相識不佞卑陋雖亦竊幸
濶領不棄之厚遂又恃此以叨居一相識之列願言
之餘轉作欣躍可知然不佞則何以得之也唯是大
藩人士之盛文學冠冕於凡諸國盖有文翁而後相

如輩出擣藻天下何我次公成人之盛也要亦無非
我物先生文化所及則不佞社盟餘喘豈不為足下
者諸相識與樂斯文哉佳文可謂逼真滄溟佳詩無
不具體伏讀卒業篇篇擊節不佞卑陋忝樂斯文又
何幸也次公今年之行得敘久濶望之時時相見亦
皆相樂斯文耳茲領惠紙敬謝大貺既叨相識願嗣
玉音

報猗蘭侯

刻成猗蘭子一部謹領恩賜字格正大依宋本樣亦

見君侯雅尚之量，蓋近代刊書，頗貴纖麗，漸致輕俗，可厭而不知者，謂為雅觀。兒女子之見爾，烏足深知雅量所尚哉！至於試開卷首，反覆一二文義，體裁絕無後世媮薄之氣，竊惟拙序所述，益信不誤耳。頃日相中之行，有如尊諭，然此遊也，凡三涉其地，目習心忬，率近常調，但亦意興頗遠，且有一快事，聊可稱述者，即携烏石及二兒，直到江島，觀海一適，下酒數杯，遂乘醉態，飄飄下就海岸，亦不知身寓寰宇，偶又得漫興一首，因面石壁，直立可縱題處，發狂不可已而

所蹈到，亦皆大石橫卧，乃就陷為研，海水為滴，磨數升墨，染筆飽滿，狂走一掃，字間亂斜，亘及數十步，烏石從傍絕叫，稱快，此時也。海若自失，其大鼓掌，波濤耳而後歸，就熟路，漸覺近人間，漸覺漸醒，瘳何預盛德事，邪所憾者，醜書劣觀，不能與龍蛇爭勢，然察其痕跡，高濤時到，洗剝無遺，想當海若為之藏拙，耳更為快，吾黨知己多已寥落，顧非君侯俯賜一笑，誰可與語。此狂態者，即所持以言卑陋自夸，不知其不可也。如是其詩別上。

拙墨汚素固厚顏爾書也盡也不才益露何乃足供
足下者君子之觀過蒙褒賞雖曰厚顏豈不重愧哉
唯是所願君子之交乃得因此益沐其德馨則香之
難盡亦何憾焉又且所恃者君子之厚為拙故藏焉
不露其醜懇懇餘容不日而謝

答逍遙公子

不侍左右日久矣茲拜書命之辱眷顧之厚賜不遐
棄乃知清晏之餘文雅益隆非獨謝恩不遑竊為頌

盛德無極蓋自閣下出副東邸初乃恐雅好不如昔
日至於時詣西邸間又賜示諸作伏審日上之新如
川之方至今復貺命彩章照簡何其蔚然固亦君子
之心而後前已小人所慮加愧報已官詞尊稿檢上
諭及賜覽拙集事瓦石碌碌何足供進珪璋之間不
盡

報德夫

乃者捐書致自雲洞師伏讀悉知起居靜嘉幸甚歲
月荏苒願一相見敘陳濶情久矣而舊年特蒙枉過

南齊集三編 卷之一
適復不在，歸則睹題鳳，徒自悵然。人生事事，與志願
違，率亦如是。承聞詩書古傳，纂修卒業，乃踴躍乎此
盛舉，既已完成，以今觀之，上下數千年，所必不可無
者也。而古今學者，未嘗發及此識，諸傳家何憤憤也。
富哉義府，非老兄之勤，何以至此。拙序之命，雲洞前
已為老兄委曲之，次公亦嘗頗及此。今且雖不及跳
往助之，固當進慶其成，如其蚩鄙，為匪他故，不敢復
飾避，尋乃屬稿呈覽，請正。護園遺文序及碑銘事，承
顧誨言，誠尔，即私情竊亦不異，而滕公所許碑銘近

已見語畧綴，猶且數數促之，尋當成耳。集序則亦此
公前已見授，去春乃付大寧，刻集首今見行焉。蓋
此集也。刊者迫促，喬未及再校，而先已刻其詩編布
於世，以故先所行者，或未有公序足下及次公所見
疑當此物，喬學淺見陋，前時間有疑，未能定者，因歷
年再校不果，乃怵迫之徒，奪以上本，至今諸不及追
正者頗多，想必四方君子益罪喬，踈拙然此且有不可
言者，則甘心執咎，喬之分也。今也雖朝夕社中者，
一唯緘口未嘗語及此事，而知之者足下而已。因聊

西亭集三編 卷之一
及此有姻家客寄宿狹屋紛雜之頃不復多白諸期
面罄

報雲察師

春時書貺先是拜誦乃已踊躍師平安也文簡斐然
抑何成章之既及古矣自我不見于今三年乃得知
悉師好文日就凡將亦已踊躍師之確志不偷尔承
聞比來從尊師旋錫遠游朔北不遑寧處則好事哉
師也維持法網之餘猶且從此旁門中試其進技遂
復綢繆念及不佞不佞踊躍屢亦相見雲洞上人感

歎云尔雲洞上人學識絕倫即亦時時扶護斯文誘
掖英彥每見師大進而後其喜可知也頃將作報會
又聞尊師示寂娑羅之慘特慮師摧痛殊甚又且喪
事縱縱其勞可知伏願強食慎致過毀吊帖不別具
自知失禮亦唯仰恃師容恕乃尔

報滕子萼

濶焉久矣亦不佞之情誰肯念及客歲不遺遠辱惠
書先施之雅有踰昔年且佳篇數首兼見寄懷并與
諸大作奉誦三復復之又復各體互出愈出愈奇盛

哉雖曰宏才所富，有巨麗珍怪，亦有踰昔年。昔年來翁在時，亦嘗寓目，足下諸作，乃已成目。以天才縱逸，於今益見賞監，不謬爾來十年，濶焉久矣。則妄意且謂丈夫壯心，豈有不屑此彫技者乎？而如今見投示蚌中之胎，盡成大珠，乃知雅思所蓄，密爾潛育，而後吐發英精也。聞官事鞅掌，更復欽羨無妨，優為若乃東國之業，讓園壇坵之餘，諸君老成，各見典刑，亦時尋盟，固有貳心，即所贈貽，二作一，乃已致之。太宰氏唯平生逝已數年矣，無由為傳，即可以掛墓樹，恨可

言哉拙和一首奉呈，諸佳作卒業返上，大國陶氏之器，謹受大賜，視其不苦，竊惟俗化所厚，此足以仰知，敢不起敬拜況，頃俗冗殊劇，稽報之臯，非敢復惰，伏祈君子諒察。

答田彥愛

前月書達自神門，久濶之後，垢封尚遲，伏審近候無恙，幸甚。前年數辱書貺，皆既拜承，但亦以見屬事未協，欲待其作報，遂至闕焉。殊負緣罪，足下錮未解邪，時未至邪。前已披覽窮獨之狀，不佞雖懦，忼慨搯腕。

為之泣下無不以窮愚力庶亦有副所委萬分以不
持故人之誼也即遂相謀神門神門君固亦以信厚
長者百方商量凡苟有圖可以解說無所不用其極
而事尚如舊邪則亦時未至也足下第忍之姑假以
歲月終當以義黜見明且失以今視之塞直取忌如
足下者自古多已寡偶而後不理漂山之口亦必勢
所至也今若事嫌有涉往愬或恐逢怒羣言適因生
瘡痛甚乃至於成盧蒲心長之毀不可測已言者風
波也美成在久險哉世情殆大行孟門不若也亦當

無若待時已此且足下先見所豫慮則今不必多言
唯是足下平生之誼謬謂不佞人而已矣然進不能
成貌辨返靖郭之說退則亦乏歸生喻子木之智中
夜念之慙慙而已澹泊先生長逝先是聞之無論博
物君子海內耆儒老成典刑猶有其人乎殊可歎惜
比歲中原諸先生相繼喪亡亦如所諭因及不佞過
借賞譽不佞廢惰固已足下所悉爾來歲月髮彌種
種懶與病長奚敢一當諸君子齒列哉諸所賜示佳
作進乎往歲千萬豈有柳子厚以廢退激發自力文

章者邪每與神門君數數道之作歎息耳見懷一首
和答言志寄貺松茵聞殊煩手自遠惠至情猶親承
之即已作羹下酒益復追憶舊歡豪爽之態已寒候
將至加餐自吝

與猗蘭侯

百里之近數日之暫而已然已耿耿奉憶左右前既
以廿五日發半道中遇雨泥沒路滑途殆將窮而不
可回則冒衝以行遂過昏黑僅而得到相之田舍至
則燎衣豆粥麥飯聊自解疲此時也伏念桂花樓上

之別雖近而暫戀戀疇昔客旅之感不可已己月朔
當返前夜徹旦風雨殊甚乃更以今晨就途則天猶
將雨且道路言前津暴漲今日濟否未必也於是復
歸田舍遣人候之跼踖頃刻短日已午不可復前嚮
者奉命三日陪宴之約必將謬期自詒伊阻罪戾是
懼昔人三年結言猶且履之千里今也大無信也慙
懼不自安萬惟有寬恕可恃已作書附郵以聞此行
也至今日中間不雨僅兩日耳田野蕭索率無欣樂
之趣但亦小晴則山川滿目無色不秋乃為情故少

南齊書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作癡態然水潦無年田夫動乃仰天咤雨不復見平生擊壤之娛亦復以此損趣已何疹災之至困吾儕也不日乃歸以資閑燕之談伏乞賜察

報猗蘭侯

拜辱賜書伏審閣下乃以萬物仰澤之候何福不除舊年以來屢雪時不愆失竊惟玉燭之占既已兆矣亦且公府燮理之座共慶可知則不獨堂上賀正之歡呼已忽承雙鳧之下即已當作羹以拜饋志何必奇葉令之復八日趨陪之期謹奉嘉命若所命酒如

海肉如山亦惟君侯日興即君子之腹包容如天固不可測已喬等腹易屬厭即少賜餽餘亦已如蚤負山矣此小人之小不可奈何已八日近矣萬容拜謝

與守山世子

頃令元幹賜墮鵲之珍再拜跪發實自天降矣伏惟閣下文雅有餘之所及金刀玉石手自之玩旁作此技以永清燕而君侯如珪之發優見其間非世篆刻家所企也至於歛識背面辱勒賤名字恩眷俯下見錄么麼榮幸何如謹茲巾襲時時照耀紙帛以為夸

示恭公世家雖曰重委既非才任故當不足昭明盛
德萬一而前已賜命乃見謬稱副當尊意即亦厚借
不棄顧益愧懼耳謹因元幹謝聞一二諸惟奉趨陪
之日已

報田兼山

春時之書先自倉生孟夏之書再自神門時已困冗
未報近復得辱諭亦皆每至未嘗不感謝綢繆之誼
而凡三所令聽其誰語哉伏察壹鬱三復惻然但亦
得悉起居寔為少懈至於懃懃之餘謬見稱揚拙愚

之力毫毛未效適復增愧報貽歸德書命致之謹已
致矣此生固烈義氣已諾刻心莫不若躬遭其厄然
勢必不得不使人居其間而事亦如探湯其人捫舌
理自當尔每每相謂為悶癢耳寄貺蒲席大白風塵
表物知我哉大惠也僕野人也柔毛緹幕目之所不
宜處不給視亦唯江湖山藪私性不變乃得此也喜
起展布且先呼酒寄傲荒窻試對秋樹乃一長嘯則
翛然響起自坐林木改觀獨賞所永厚意不諉唯是
足下與孺人手勞所得而野人乃何以得之乎因又

想見足下腰鎌強學河上織葦之人子非三閭大夫
歟即自令放為安得不枯槁哉顧念昔者在公之日
足下雖其泥塗孺人雖安操作由我視之豈不亦惻
然心已為勞哉益復自憾百慮未得天衷難誘而已
述懷古調與神門君誦之嘆噴不已遂傲以寓答意
聞令郎就業奉睹其詩秀雅可愛誰令幽憂中有此
娛乎即見諭及豚犬輩大兒多病方且廢業少者齒
甫與郎君相若亦頗解讀書乃命遙和之外佳篇檢
上牋紙一什聊充子墨之役

報堤生

得辱書示伏審近狀則養病之暇游息典籍無日不
數於紫芝之園異聞彌博素業益崇日新之美見於
文墨幸甚又聞乃歲紫芝主人六十誕辰足下與諸
君子益具牛酒大集園社已為開筵且豫俱謀徵言
四方是日也料知彭戴同歡管絃滿堂即所駢至賀
篇想亦無不珠玉矣盛哉足下者乃以猶父事主人
翁而致養之切何其至也遂又不忽遺蒙見告及唯
是於僕之分固當不待命而途路相隔未之前聞承

諭則時已馳矣不唯悵然失自詣之期亦不使一介
申不腆之慶對命徒自愧耳鄙詞率構徑已呈之紫
芝主人若乃後至之罪吞書併以解之足下爾賤事
擾擾間者殊劇不悉所懷

報倚蘭侯

春王三朝闕廷歡呼之聲早已外達我公萬福府門
賓僚之慶想亦旁臻伏惟閣下稱觴漢宮大臣獻壽
之禮愈貴改衣衛館諸侯授餐之受益新忽辱嘉命
俯賜野人諒惟萬物之育雖賴施德之弘一介之生

徒懼仰庇之大外所惠及南部貢餘北塞禽味不勞
賈阜之射坐飽孔梁之時茲知分甘玉食不啻感恩
香醪八日奉期諸惟趨拜

報滕淳民

維此六月誰不執熟嚮承書諭已知舊來貴恙慎於
醫藥日見神效尋且起平朝直幸甚伏惟近候調理
益適貴體益佳而江東水鄉涼臺孔迹想亦當無炎
暑如燬已不知直暇稍復有所著以自樂邪前賜示
佳稿伏讀卒業鄙言之微知辭而不得命聊因久辱

南亭集三卷之十
相知今乃敢題其首謹并奉返極知不副懇屬萬一
不佞喪兒以來平日舐犢之愛亦小人所難自割觸
物之慘涉日未衰病憊愈加萬事敗落即舊業亦無
意研究而書辭推獎之過甚雖則至意羞恥無措焉
作報亦已緩也萬惟諒察是賴

報雲察上人

維夏高徒鸞忠師出都得悉起居且承盛貺卒卒未
報重以嗣音忠師且云上人近將應白川請移錫之
期方在九月緬惟衆學之不可誣冲而愈盈竊為道

弘踊躍焉喪兒之戚乃致遠勞吊慰并及賻惠垂慈
之切披緘感泣老夫種種亦即上人所知惟憑此小
物以送餘年之忽尔交臂相失命之奇薄可知益復
自悟罄舟難藏而已迺日紛冗鄙言殊不盡意諸屬
忠師致謝伏惟昭亮

答湯之祥

九月吊書至足下愛護老夫之不置邪曰先已遠聞
亡兒之棄老夫也驚輒欲吊亦唯哀慟方甚乃辭之
戚矣顧增摧痛是慮以至今日至今情哉老夫哀喘餘

息耳猶且至今白首紛如舊習成癖樂以忘憂於斯
遂愚且謂知己世所難則苟有臭味未嘗不同胞相
視况旦夕膝前步亦坐相助為業者情豈不
鍾哉兒恭雖穉且狂頗好讀書不習而誦如天性然
老夫愚且不自謂厲之人則悅其似已也亦情已加
以裏毛相屬乃忘吾幾死之躬樂以待其成立亦唯
於斯衰喘餘息危得可託者天命靡常中道夭折一
朝棄我相顧孑然能不悲哉老夫行年五十八始已
知往者之非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往者非也顧不

有二三同好千里比肩若足下者乎斯道之寄有所
在矣即哀念之至每恃以自抑則老夫雖愚亦未必
至摧痛之甚足下至情冀慰永懷哭詩感泣誦之此
間哀文諸作嗣當示耳久廢之後文辭無次聊以裁
答謝悃不盡

報田兼山

客歲以來數數辱書而未報今已期年矣雖君子多
恕故人知我寧不內省慙懼乎前得歌行一篇誦之
不釋今秋重見寄五律外併春時所託神門封中諸

作益復誦之乃喜足下豪爽之態尚尔未衰也興想
所寄旁引大杯且誦且飲且受惠壺醢海味甚佳乃
亦以此下酒則已斗餘矣已極矣奈何樂盡哀來繼
以飲泣乃歲三月兒恭不幸罹痘患不日而死老夫
自棄唯是所恃以保殘喘者終亦不免天厭之永棄
矣不吊可知前得郎君見寄兒詩徒動悲感耳尔來
廢業數月即闕焉不報亦非獨惰慢令然神門君時
時及足下錦江鞅掌春時一相見耳相見則亦未嘗
不歎息相道幽憤之事倉伯頌中選甲科其人獲乎

上有道他日效良績可幾為大慶也諸佳篇檢上歌
行五律輒當和呈以久廢故今未構思且急于解稽
報之緩驚顧作字萬埃嗣音

報越雲夢

昨教自子式達懷仙樓上人日之會乃知良辰樂事
殊非人間所有不佞喬雖有忝屬仙籍時乃不得廁
三清之坐列飽沉澆之餘酌故應見嗤凡骨未化取
賜章和呈神遊坐觀不任健羨子式稷卿作併已承
領亦此有和附上左右仰煩賜覽後轉致二仙

報源京國

僕徒處無業不及醜儕為狂僻之民久矣幸遭在宥
之世苟全飽煖於鄉閭間時亦一二狂言自發自得
以當鼓腹之樂未始有意於聞達則不敢與世君子
比數焉而今世文華日興辭章相競家家或養老奉
壽則必求之四方而後若知若不知不問其人華封
之祝滿堂矣若夫叙景之作遙想之記在郢不見冥
山理或難為言而今求之千里之外而莫不必得焉
是唯廣博君子遠搜妙詣以應無窮蓋亦世所長於

此技僕之短才何敢望其末列哉則又私謂不知而
言之邪近乎諛不見而言之邪近乎妄若非泛若或
是雷同僕且固陋不知其謂且病懶日加舊習益荒
何以能飾其不及而一當人之玩乎足下前已壽寸
身翁見徵其詞僕既以不相知辭之則再見徵齋記
亦非僕所嘗見則是問窮也足下吾黨之士而猶尚
如是矧世之人乃欲令強與廣博君子乎意則厚矣
僕之固陋雖叩端盡無可以應而世之難悟也日月
責求不舍何以堪之世或不知苟有所不堪則不難

乎申之知己故聊此謝足下爾去歲以來有營窠居頃乃稍定即以病懶善臥久且拘在塵土之中翰墨之事益以廢壞前後所承足下書今始作報遲絜旨之由非獨病懶足下豈信之否

報次公

甚哉弟之失敬長者也嚮者老兄西歸總領學政今且數年未有為一書以修賀且起居弟匪人哉而去春脇生齋老兄書至倒屣相見得悉起居止何大夫阿川君之子蘭陵君再齋老兄書至遂定交繼見益

悉起居而未報又學生吉子玉負笈東遊且夕社業每語必及老兄則凡當奉候足下而後得悉知以慰焉者二千里不遠坐承其狀亦未嘗不若黍在比隣吉生云去歲有貴恙久乃愈豈其然乎聞之學館綱紀事體固大得無小勞乎唯是以余觀於今列國未聞復有禮樂俎豆之盛生徒縫掖之繁若大邦者而老兄乃見選以大夫賢者祭酒堂上令諸博士俊秀在其邦者事之絃誦之間得以成其德焉豈不誠一大盛事哉努力昔嘗東方壇坫則其未列若弟等亦

百字集三編 卷之十
皆與有光榮則每與大邦諸君子語未嘗不為之踊躍焉蘭陵君乃已得交亟聞其言矣說學敦詩書賢公子也世家從政他日國望所歸可謂既有其本也因又得見阿川君虛左之遇徒且赧然耳吉生室邇相得討論既受起予之益不貳矣亦皆知足下爐錘之有效也若弟近狀沒沒爾去歲乃有更造草廬以至今春塵事自瘁不從翰墨靜好之事殆半年矣諒不登巢而琢蠹兮亦所不免已然不堪勞苦闕然不報坐是故爾失敬之由萬望長者有恕

答田子玉

嚮者辱書惠詩并佳稿一卷津書記見致伏讀乃知足下夙已升縣夫子堂即亦以夫子於僕辱同朋之好不以老朽遠見愛及辱示疊至摘藻盈簡厚哉君子不棄人也但其過意推賞不問經緯本末為欲使在先僕陳人而年耆耳何敢居之哉顧惟自來翁以命世之運而興焉乃實布其道既已弘獎化俗成人者非縣夫子歟因又足下諸君子輩出昏命益復鳴其盛僕雖自棄久幸同斯道豈不亦從旁抵掌以喜

與言之哉佳稿三復不已今乃卒業奉返若見惠作
凡再當有和謝時迫賤事姑又不能成章請俟他日
報滕敬仲

惠書之信承聞久有貴恙六月徂暑得無瘟瘴之畏
哉伏惟殊加調護自愛幸甚僕近狀奄奄取無可以
聞青雲之間者但又時對家人需于酒食苟偷過日
老子云能嬰兒以是自養耳鮮魚之賜即當調理依
庇快痛下酒生氣將復何乃恤老拙之至情如此哉
佳稿姑留反覆他日奉返有所請也餘謝面罄

報江蘭陵

春時捐書津書記見致伏審興居且承詩賦雅尚優
游無他長門之多君子無不說學固也今乃執事為
嗣大夫從政所植帥正有助則愈見大邦敦化日隆
矣喬不佞每西向拜遙更起敬亦且為臭味故莫不
踊躍盛事焉辱示佳篇奉讀擊節檢閱之命安且塞
上老拙依舊餘事悠悠不敢以聞諸惟賜察

報長子祇

自足下歸貴邦多士蓋亦無非事其大夫之賢者友

南泉集三編 卷之十一
其士之仁者何肯東顧一及追憶哉則春時惠書慙
慙見恤曾是不意詩稿俯示今乃檢上勉之既乃貴
邦多士友事相觀日將月就樂哉從是以往何有於
我哉又何必遠事不佞為

與烏石

江陵集校刊之勤足下乃今為此師至矣即不佞為
之感泣若拙序苟為諛詞云爾哉固亦不厭極言之
人不佞判人之詩多矣率不得已尋常應之則漫然
多可雖亦因是也退乃有慙德是集也唯郭有道碑

無愧色耳恨筆拙未能盡意矣近復三復讀至終期
詩慨然而悲且知夫微意所屬狂歌一篇以代評詞
已逝之人不可復視視足下亦猶視此師已不知將
為當其所念而即不佞尚為鍾聽乎身後也否

報靖江植大夫

前已得仲秋書乃審歸藩無恙俯問拙狀慙慙道及
日數與晤言即不佞寧不蹶然起而感焉七月發駕
不佞時方還自行遊忽忽不能握手寔為慊恨而自
接書貺日報曰報歲亦莫止紛冗之故尚亦有恕哉

今也奉想旋役之勞久已休矣強食自愛貴國海產之醢既飽遠惠每下酒心未嘗不在足下也

報江文伯

往得惠書今且三年未報緩也每懷有慙而豈忘足下之誼哉今春大安麟公將歸貴國過都見別乃且道及足下誼因遽附報聞足下前已再遭奇疾久乃復舊常今也修養適體起居可知幸甚不佞往年喪兒之傷遠承吊慰而前書重以見恤不佞老廢餘喘因蒙憐察祇益悲痛而亦足下之誼哉不佞近狀無

可報聞者但亦冗冗之中自棄之念隨年愈深筆研之事殊覺困倦遂至使遠交若足下者疑於踈絕而豈忘足下之誼哉艸報急於謝緩心事不盡亦唯有麟公為我致足下尔

報次公

前再辱書伏審綏履加以長君伯恒東遊今已三年無論無日不奉近候即以我長者辱通家之好未嘗不旦夕繼見相共論思斯文也濟美之器老兄之福可知已前書見屬館生仲子路書及文稿并至即已

開緘英氣盈簡凡惟大邦學宮之設老兄師儒之敦
固不可無才子輩出亦其育養之樂可知已前年乃
祿分賦之役茲惟大邦諸賢大夫之共祗朝事大功
不愆速已告竣喬亦以辱大邦諸賢大夫之舊誼從
旁為之踊躍尔乃且大邦諸賢大夫之過與使喬叨
供勒碑之事即踊躍之餘不遑以拙解僭竊作文率
尔塞命事之不朽適足遺臭萬年已枉見稱揚對諭
忸怩又去冬之初有藩邸召見之命乃徃拜即日奉
謁君侯趨禮踰分諸賜厚待亦即知因大邦諸賢大

夫之舊誼也獨惟布衣之陋禮不閑習乃懼諸有司
之私議耳長君茲旋發行近矣草率作報心事難罄
答仲生書別附

報仲子路

僕也數承大國館中諸君子交誼乃致高明若足下
亦見俯及遠捐書惠實莫非我次公故舊不遺之餘
焉大文珠壁暗投賜示益覩高明嚶然攻古物家遺
範風流不墜則亦莫非我次公善教使繼其志之所
成焉僕也雖老幸託物家末契與觀大國之光每承

交誼拈躍斯道之盛也惟僕也老廢無副厚命至意
為可愧耳佳稿留久今乃奉返前即當報亦且以老
廢故諉謝失敬既見俯及一唯恃君子多恕尔

南郭先生文集三編卷之十

48-13430

服部小右衛門著

延享二乙丑冬霜月日

江都 書肆 高山房



小林新兵衛梓行

010190524367

